

圣经学习

认同之战

藉着顺服、真理与抵挡，赢得属灵的争战



引言

属灵争战是带有方向的压力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马太福音 12:22-23（和合本）

马太福音第12章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人，他的光景远比表面所能看见的更深。他被带到耶稣面前时，被鬼附着，又瞎又哑。他属灵的捆绑，同时影响了他的视力和声音。他看不见眼前的事物，也无法表达内心正在发生的一切。然而，当耶稣介入他的处境时，两样都得了恢复。那不能看见的人忽然看见了，那不能说话的人忽然说话了。视觉与声音之间的联系有着极深的意义，因为仇敌至今仍然攻击这两样。如果它能扭曲我们所看见的，最终就能影响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失去属灵的眼光时，我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谈论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婚姻，甚至谈论我们自己。我们不再透过神的应许来解读生命，反倒开始透过周遭的环境来解读一切。恐惧开始解读我们的未来，灰心开始定义我们的可能性，暂时的处境开始听起来像是永久的。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属灵争战。属灵争战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不便都是出于鬼魔。每一次爆胎都不是魔鬼干的。每一个艰难的日子都不是属灵争战。每一次争执也不都是因恶灵而起。我们不应变得如此属灵地多疑，以致在每个问题背后都看见鬼魔，或把凡是生活在这个破碎世界中本会遇到的处境，都归咎于仇敌。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属灵之事毫无察觉。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确实存在属灵的抵挡。有些时刻，压力会试图把我们的信心、祷告、敬拜、家庭、纯洁、平安、顺服、眼光和声音，推向一个与神旨意相反的方向。这给了我们一个理解属灵争战的重要方式：属灵争战始于压力试图把我们推向神未曾呼召我们前去的方向。

那压力并不总是戏剧化的。有时属灵的抵挡极其微妙。它可能是在神呼召我们继续前行时，那要我们放弃的压力；可能是在神吩咐我们饶恕时，那要我们持续被冒犯的压力；也可能是在我们极其需要属灵群体时，那要我们孤立自己的压力。它可能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们祷告不管用，敬拜不重要，我们的信念太过局限，或顺服的代价太大。它可能对一位父母低语，说孩子已经走得太远，神无法挽回；也可能对一段挣扎中的婚姻说，已经没有医治的可能。仇敌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试图毁灭我们；很多时候，它只是想把我们引偏方向。如果它今天能把我们移动一点，明天再多移动一点，下个月再多移动一点，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神从未打算让我们站立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偏差，若长期重复，最终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地。

正因如此，分辨力在属灵争战中是不可或缺的。这节课最有力的一个原则是：我们不认出来的，就不会去抵挡；我们拒绝抵挡的，最终就会容忍。属灵的抵挡常常以情绪、被冒犯、失望、念头、欲望，甚至看似是对某件遭遇作出合理反应的形式出现，乔装而来。我们可能耗尽心力去分析某件事让我们有什么感受，却从未停下来查验这感受正试图把我们带往何处。我们的情绪是真实的，圣经也没有要求我们假装它们不存在，但我们的情绪从来不是被设计来作我们属灵的罗盘。因此，与其只问：“我感觉如何？”我们必须学会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压力正试图把我带往何处？”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们解读自己所经历争战的方式。如果失望使我们更深地寻求神，那么神就能使用这失望来产生属灵的成长。但如果失望开始说服我们停止祷告、停止敬拜、停止相信，那么我们就必须分辨正在发生的事。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而那伤痛驱使我们走向祷告、饶恕、医治与神的同在，神就能救赎那创伤。但如果同样的伤痛不断地叫我们孤立自己、不信任任何人、脱离基督的身体、并滋养苦毒，那么我们

就不能只问自己为何受伤，而开始问自己的伤痛正试图把我们带往何处。伤痛本身或许是真实合理的，但它试图带我们去的方向仍然是危险的。

这在我们的家庭中尤其重要。如果对配偶的不满促使我们走向祷告、诚实的沟通、忍耐、谦卑与饶恕，那么神就能在艰难的季节中动工。但如果那不满开始把我们推向轻蔑、指责、不尊重、情感上的退缩、隐瞒，甚至想要放弃这盟约的念头，我们就需要属灵的分辨力。问题不再只是“我为什么感到不满？”更深的问题变成：“这不满正试图把我们的婚姻带往何处？”我们可能花了太多时间彼此争斗，却没能察觉是什么正在试图分裂这个家。马太福音12章接下来记载，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仇敌深知分裂的破坏力，因此它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本应并肩作战的人，变成彼此争斗的人。

父母也必须对自己的儿女培养这同样的分辨力。有时仇敌并不会立刻试图把孩子完全从神身边拉走，它先从削弱他们对神事物的胃口开始。祷告渐渐变得无聊。敬拜变得不必要。教会变得不方便。圣经的界限开始显得不合理。那些削弱信念的关系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而那些坚固信心的关系反倒开始显得束缚。这个转变一开始可能看似微小，但明白属灵争战的父母，学会在方向变成终点之前，先认出那方向。我们不只是对孩子的行为作出反应，我们也为分辨力祷告，好明白究竟是什么正试图塑造他们的心、他们的胃口、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未来。

我们对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分辨力，因为属灵的漂移很少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许曾有一段时期我们持续地祷告，但渐渐地祷告变得断断续续。也许我们曾谨慎地看守什么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思，但渐渐地我们的界限松动了。也许敬拜曾从我们里面自然流淌而出，但失望或被冒犯渐渐使我们的声音沉默。也许我们仍然参加聚会，仍然认得那些诗歌，仍然明白那些属灵的语言，从外表看仍显得属灵健康，但内里却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地把我们曾经站立的地方挪移开去。我们或许并未离弃神，但我们容让压力造出了距离。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察觉出来的属灵争战。

仇敌常常先用分心，然后才带来毁灭。一个分心的基督徒未必会停止相信神；我们只是不再把全部的注意力给神。分心最终可能产生灰心，灰心最终可能造成分裂。一个灰心的信徒可能仍然参加聚会，却渐渐失去了期待。一个分裂的家庭可能仍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心却在悄悄地渐行渐远。一个人在公开场合看起来仍像个敬拜者，私底下却在属灵上渐渐枯竭。如果仇敌能渐渐改变什么在支配我们的注意力，它最终就能影响什么在支配我们的情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把每一次分心都当作无害而轻忽带过，我们必须问：它正把我们带往何处？

我们也必须留意伴随这压力而来的念头。一个念头可能听起来像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却仍会把我们带到与神的话相违背的地方。诸如“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孩子永远不会事奉神”“我祷告根本不管用”“我的婚姻无法挽回”“没有人真正在乎我”，或“神已经忘记我了”这样的念头，不能仅仅因为它们进入了我们的脑海，就自动获得我们的认同。这正是这堂课的核心主题开始浮现之处：属灵争战不仅仅关乎什么在攻击我们，更关乎什么正试图获得我们的认同。仇敌可以引入一个念头，但一个念头进入我们的脑海，和我们的心为这念头签下认同书，两者是有分别的。

在捆绑成为行为之前，往往先有某处的认同。在苦毒辖制我们之前，我们先认同了自己有权继续动怒。在恐惧支配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先认同了可能发生的事，比神所应许的更为重大。在孤立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之前，我们先认同了独自一人才更安全。在妥协变得习以为常之前，我们先认同了顺服的代价太高。在绝望掌控我们的言语之前，我们先认同了眼前的处境有权定义我们的未来。这正是为什么认同之战如此

重要。我们必须学会认出那个念头，辨明它的方向，将它与神的话对照，并拒绝对任何与神所说相违背的事物给予认同。

在捆绑成为行为之前，往往先有某处的认同。

彼得前书5:8-9（和合本）说：“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请留意这段经文的次序。我们蒙吩咐要谨守，要儆醒，然后才是抵挡。属灵的警觉先于属灵的抵挡。我们无法有效地抵挡一件我们拒绝去认出来的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操练一种属灵的纪律，去察验我们里面正在发生之事的方​​向。这是让我更亲近神，还是让我更远离祂？这是让我想祷告，还是让我逃避祷告？这是在产生饶恕，还是在滋养苦毒？这是在坚固我的婚姻，还是在制造分裂？这是在坚固我的信念，还是在一点点地把它们出卖？这是让我为我的孩子说出信心的话，还是让我不断地为他们的将来说出恐惧的话？这是把我引向那些坚固我信心的人，还是在说服我远离他们？

方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仇敌未必需要我们弃绝神。有时它只需要我们持续地朝着离开祂的方向，迈出微小的步伐。但一旦我们认出这压力试图把我们带往何处，事情就会开始改变。我们不必再被动地全盘接受我们所感受、所想、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可以认出那方向，做出一个属灵的决定：“我看见这想把我带往何处，我拒绝前往。”这就是抵挡的开端。

然而，圣经启示我们，属灵的抵挡是有次序的。我们不能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抵挡。雅各书4:7（和合本）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常常特别看重这节经文的后半段，因为我们喜爱魔鬼必逃跑这个应许。然而，抵挡的权柄之前，先有一个顺服的吩咐。抵挡之前，必先有降服。在我们对抗那试图控制我们的势力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完全置于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不能一边拒绝属灵的顺服，一边又要求拥有属灵的权柄。

这带我们来到认同之战的第一条重要原则：在我们能够有效抵挡外面攻击我们的事物之前，我们必须先降服里面属于我们自己的事物。属灵争战不是从呐喊开始的，它是从顺服开始的。

反思与书写

我生命中的压力正试图把我带往何处？不要只想着我们此刻的感受，而要辨认出这压力背后的方向。它是把我们推向祷告、顺服、饶恕与信心，还是推向孤立、妥协、苦毒、恐惧与灰心？

第一部分

顺服是属灵争战的第一个动作

01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各书 4:7（和合本）

雅各书4:7给了我们圣经中论到属灵争战最清楚的教导之一，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神所赐下的次序来读这节经文。我们常常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句话而兴奋，因为我们渴望这节经文未了所描述的得胜。我们希望仇敌逃跑，希望脱离试探的自由，脱离捆绑的释放，家中的得胜，心思的平安，婚姻的复兴，以及儿女蒙保护。然而，在圣经吩咐我们抵挡魔鬼之前，它先给了我们另一个命令：“你们要顺服神。”这里有一个神圣的次序，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顺服在先，抵挡在后，仇敌逃跑是其结果。我们不能颠倒这次序，却期望得到同样的结局。

这直接触及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某种东西，因为我们天生渴望权柄，却未必总是渴望降服。我们要神拯救我们，却不总是愿意祂告诉我们必须改变什么。我们要神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有时仍想对自己的决定拥有完全的掌控权。我们要祂折断锁链，同时却继续维护那些与锁链相连的习惯。我们想要在黑暗上得胜，却不愿让神察验那黑暗可能已经得着立足之地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属灵的权柄并不能独立于顺服而运作。我们不能一边真诚地说：“魔鬼，你不能掌控我生命的这个领域”，一边又对神说：“你也不能掌控这个领域。”如果我们生命中的某个领域在神的权柄之外，我们就不能指望在那同一个领域中，有效地行使神的权柄。

正因如此，我们在属灵争战中所能学到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我们的抵挡，唯有与我们的降服等量齐观，才会有果效。我们或许大声宣告，情绪激动地祷告，反复地斥责，热切地宣告得胜，但音量并非属灵权柄的来源。属灵的权柄始于我们的生命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热切的祷告本身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确实有些时刻，我们的祷告会变得大声，因为我们灵里深处有些东西正向神哀求。圣经中确实记载了呼喊、哭泣、劳苦、欢呼与热切的敬拜。但我们绝不能把情绪的强烈与属灵的权势混为一谈。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声音更大就变得更有能力。我们的权柄来自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我们愿意向祂降服的心志。

这个区分极其重要，因为情绪是不稳定的，而降服却能成为一种恒定的生活方式。情绪可能在主日高涨，到了星期一就已耗尽。情绪可能在敬拜中升起，一遇试探就烟消云散。情绪可能让我们一时之间感到得胜，但降服所带来的，是比一时的感受更深沉的东西。降服使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权柄之上。当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欲望、态度、胃口、关系、决定和未来都顺服在祂面前时，我们就不再靠自己性格的力量去抵挡属灵的压力，而是站立在祂的权柄之下。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所做的可能只是凭情绪在抵挡，而不是凭属灵的权柄在抵挡。

因此，顺服远不止于在祷告聚会中说一句：“主啊，我降服。”顺服要透过顺从才能被看见。耶稣在路加福音6:46（和合本）中间道：“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主”这个称呼含有权柄的意思。如果耶稣是主，祂就有权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一边称祂为主，一边每逢祂的话与我们的欲望相冲突时，就持续保留自己做最终决定的权利。真正的顺服说：“神啊，你在我所渴望的事上有权柄。你在我所观看的事上有权柄。你在我说话的方式上有权柄。你在我的关系上有权柄。你在我的钱财上有权柄。你在我的性方面有权柄。你在我的婚姻上有权柄。你在我教养儿女的方式上有权柄。你在我的野心、我的伤痛、我的怒气、我的将来上有权柄，甚至在我宁愿隐藏起来的那部分生命上，你也有权柄。”

这意味着属灵争战的第一个动作，可能与我们所想象的大不相同。有时最有能力的争战之举是悔改。有时是饶恕。有时是从手机里删除某样东西。有时是结束一段持续削弱我们信念的关系。有时是承认一件我们一直隐瞒的事。有时是向配偶道歉。有时是为一个我们知道已经变得危险的胃口设立界限。有时是改变我们让什么进入我们的家。有时是承认：“神啊，我一直是错的。”这些举动或许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但它们代表着一件属灵上极为重大的事：领土正被交还给神。

在我们斥责周遭的魔鬼之前，我们必须愿意让神对付我们里面的妥协。这并不是因为每一次挣扎都是个人罪造成的，也不代表每一场争战都证明我们在某处开了门。圣经清楚地记载，义人也曾经历极大的属灵抵挡。但属灵争战需要诚实。我们不应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询问仇敌在做什么，却拒绝去问神要求我们做什么。有些争战，我们的祷告需要是：“神啊，除掉这个”；但也有些争战，我们的祷告必须变成：“神啊，向我显明我里面需要改变的地方。”

大卫在诗篇139:23-24（和合本）中，为我们描绘出这种降服有力的画面：“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是在邀请神进入他自己无法妥善诊断的领域。他实际上是在说：“神啊，不要只察看别人给我的部分。鉴察我。察验我的意念。显明隐藏的事。指给我看我里面任何把我带往错误方向的东西，然后带领我走不同的路。”这是一个争战的祷告，因为降服除去了我们对任何与神相违之事的认同。

这在我们的家庭中尤其重要。我们很容易一边为家人祷告，对抗仇敌的攻击，一边却不肯降服那些正在营造分裂滋生环境的态度。我们可以为婚姻的平安祷告，同时却持续用无礼的言语对待配偶。我们可以为孩子爱神而祷告，同时却让他们看着我们过一种只在教会四面墙内才起作用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可以为合一祷告，同时却在保护自己的骄傲。我们可以为苦毒祷告，同时却反复重述那使我们受伤的事。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成为神同在之处祷告，同时却持续用与我们所求相悖的言语、娱乐、谈话和态度，充斥这个家。

我们的祷告与我们的生活之间，必须彼此相合。如果我们祷告说：“神啊，保护我的孩子”，那么我们教养儿女的方式就应当与这祷告相配合。如果我们祷告说：“神啊，恢复我的婚姻”，那么我们的言语与行为就应当与复兴相配合。如果我们祷告说：“神啊，赐我一颗纯洁的心”，那么我们使用数码产品的习惯就应当与纯洁相配合。如果我们祷告说：“神啊，赐我平安”，那么我们就应当省察自己是否持续用产生愤怒、恐惧、比较与焦虑的东西喂养自己的心思。顺服意味着，我们不再要求神祝福一个我们不愿意改变的方向，而是让祂来决定方向。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完美地示范了这一点。路加福音22:42（和合本）记载了祂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但祂把这心愿降服在前方的使命之下。合乎圣经的顺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有感受、偏好、恐惧或欲望。顺服意味着这些东西不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可以向神原原本本地说出我们的感受，同时仍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或许没有比“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更有力的降服之语了。它的意思是，我的情绪没有最后的发言权；我的胃口没有最后的发言权；我被冒犯的感受没有最后的发言权；我的恐惧没有最后的发言权；甚至连我的计划都没有最后的发言权。唯有神有。

正因如此，降服并不是软弱。在神的国度里，降服其实正是通往属灵能力的道路。世界教导我们，能力意味着掌控一切；但神的国度教导我们，能力来自于知道我们把掌控权交给了谁。我们并不是向仇敌降服，我们是向神降服，好使我们能够抵挡仇敌。我们向耶稣屈膝，好使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对抗黑暗。那向神跪下的信徒，能够站立起来面对曾经辖制过他的压力，因为顺服确立了我们的权柄的来源。

这也帮助我们明白，悔改为何是如此有能力的属灵兵器。悔改不仅仅是对我们所做的事感到内疚。合乎圣经的悔改，包含心思的改变，进而带出方向的改变。如果属灵争战涉及压力试图把我们推离神所定的方向，那么悔改就是转身归向神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真诚的悔改都是一次争战的行动。当我们悔改时，我们正在断绝与罪所要带我们前去之方向的认同，重新与神建立认同。

因此，我们绝不应把悔改视为羞辱。悔改乃是释放。仇敌希望我们躲藏起来，因为隐藏的事物能够继续发挥影响力。神呼召我们来到光中，因为凡降服于祂的，都能被改变。骄傲说：“保护你的形象。”悔改说：“保护你与神的关系。”骄傲问：“如果人们知道我在挣扎，他们会怎么想？”降服问：“如果我继续保护这件事，我在属灵上会遭遇什么？”总有一个时刻，我们必须比起顾及外表，更看重自由。

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属灵争战中最大的突破，或许始于我们不再只祷告：“神啊，改变正发生在我周遭的事”，而开始祷告：“神啊，改变我里面任何正在认同周遭之事的東西。”鉴察我的心。鉴察我的动机。鉴察我的谈话。鉴察我的关系。鉴察我的习惯。鉴察我的私生活。鉴察我在无人时所观看的事物。鉴察我反复思想的事。鉴察我的怒气。鉴察我的骄傲。鉴察我的伤痛。鉴察我的野心。鉴察我的家。若有任何已经与黑暗结成认同的东西，求你显明出来，好让我能将它降服。

然后，从那降服之处，我们才开始抵挡。

我们可以说：“恐惧啊，你无权决定这个家的未来，因为这个家属于神。苦毒啊，你无权住在这里，因为我已经选择了饶恕。情欲啊，你无权掌控我的胃口，因为我的身体属于耶稣基督。骄傲啊，你无权决定我如何对待我的配偶，因为我的婚姻属于神。灰心啊，你无权改写神对我孩子所说的话。冒犯啊，你不能把我从神安排在我生命中的人身边隔开。我已经把这个领域降服给神，因此我要抵挡任何试图把它从祂身边夺走的东西。”

这就是属灵权柄按着圣经的次序运行。顺服神，抵挡魔鬼，它就逃跑。

这就是属灵权柄按着圣经的次序运行。顺服神，抵挡魔鬼，它就逃跑。

一旦我们明白了顺服，我们就预备好面对下一个问题：仇敌在何处得着了运作的空间？保罗在以弗所书4:27（和合本）中，给了我们一句极为简短却极有能力的命令：“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仇敌未必需要拥有整栋房子，只要能获得进入的通道就够了。有时它不需要整个家，它只需要一个房间。正因如此，属灵争战的下一个阶段，要求我们去辨认并关闭我们一直容忍存在的那些通道。

反思与书写

是否有一个领域，是我一边向神求得胜，一边却抗拒降服的？雅各书4:7把顺服放在抵挡之前。是否有一种习惯、一段关系、一种态度、一种胃口，或一个决定，是我们想要神来改变，却不愿把它完全的权柄交给祂的？

第二部分

不给魔鬼留地步：关闭我们敞开的门

02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书 4:27 (和合本)

这是我们将要查考的经文中最短的一节，然而它却蕴含着一个关于属灵争战的重大原则。保罗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句话本身就教导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因为如果圣经吩咐我们不要给仇敌留地步，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必定存在一些我们有责任去看守的地方。这里译作“地步”的词，含有位置、地位或领土的意思。换句话说，仇敌不必拥有我们的整个生命，就能试图在其中建立一个可以施加影响的据点。有些领域本来属于神，但透过粗心、妥协、苦毒、被冒犯、失控的胃口，或屡犯不改的悖逆，我们可能容让某样东西占据了本不该被交出去的领土。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为有时基督徒赋予魔鬼的权柄，远超过圣经所给它的。我们说话的方式，好像仇敌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它想要的东西。然而，以弗所书4:27把责任放在了我們身上：“也不可给它留地步。”有些事我们必须拒绝容留。有些态度我们必须拒绝纵容。有些胃口我们必须拒绝喂养。有些谈话我们必须拒绝参与。有些关系我们必须拒绝任由它持续削弱我们的信念。有些思维模式我们必须拒绝让它成为永久的居所。仇敌在寻找领土，但我们有责任不把它交给它。

以弗所书4章的上下文使这一点更加实际，因为保罗谈论的并非什么怪异或戏剧化的表现，他谈的是日常的基督徒行为。他谈到说谎、动怒、污秽的言语、苦毒、忿怒、恶毒的话，以及不肯饶恕。这意味着，当保罗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时，他谈的是生活中那些属灵领土可能被拱手让出的普通地方。一个人可能深深委身于教会，却仍然给苦毒留了地步。我们可能热切地敬拜，却仍然给失控的怒气留了地步。我们可能熟知圣经，却仍然给骄傲留了地步。我们可能为家人祷告，同时却任由自己的口不断以批评、指责、讥诮和恐惧充斥这个家。危险的未必总是有什么戏剧性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命；有时危险，是有什么不健康的事物被容许继续存留。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只要我们愿意给魔鬼一个房间，它就不需要整栋房子。我们或许会说：“我大部分的生命都属于神”，但向神的降服从来就不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整栋房子都属于耶稣，那么每一个房间都属于祂。我们公开的生活属于祂，私下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主日属于祂，星期五的夜晚也是。我们的敬拜属于祂，我们的娱乐也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谈话属于祂，我们在回家路上车里的谈话也是。我们的婚姻属于祂。我们的友谊属于祂。我们的钱财属于祂。我们的性属于祂。我们的手机属于祂。我们的思想属于祂。我们的伤痛属于祂。我们心中不应存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让我们对神说：“别的一切你都可以拿去，唯独这一间是我的。”

当我们开始保护我们正祈求神救我们脱离的那些通道本身时，事情就变得格外严重了。我们不能一边不断求神折断锁链，一边又欣赏那锁链。我们不能求祂拯救我们脱离一个我们持续喂养的胃口。如果有人一边祷告求纯洁，一边却蓄意接触刺激情欲的内容，问题不在于祷告缺乏能力，而在于这个人一边祷告对抗某事，一边又在喂养它。如果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怒气，却花上数小时接触那些不断产生愤慨、怨恨、恐惧与讥诮的内容，我们就必须省察这其中的矛盾。如果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比较，却反复接触那些让我们拿自己的生活去衡量别人生活的内容，或许有一个通道需要被关闭。

这正是属灵操练成为属灵争战一部分的地方。有时我们希望神以超自然的方式除去某件事，而神却在要求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实际的界限。我们祷告说：“神啊，把这欲望拿走”，而祂可能是在对我们说：“停止喂养它。”我们祷告说：“神啊，保护我的心思”，却继续把那些污染我们思想的东西摆在眼前。我们祷

告说：“神啊，医治我的苦毒”，却一再回到那些反复重述并强化那伤害的谈话中。我们祷告说：“神啊，赐我平安”，却持续接触那些让我们的灵不得安宁的信息。祷告是不可或缺的，但祷告从来不该成为逃避顺服的借口。

有些事我们需要神来救我们脱离；也有些事，是神在告诉我们要转身离开。

约瑟在创世记39章中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榜样。当波提乏的妻子屡次试图引诱他时，约瑟并没有留在那房间里，试图证明自己在属灵上有多坚强。创世记39:12（和合本）说：“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逃跑了。有时逃跑就是争战。有时拉黑一个号码就是争战。有时删除一个应用程序就是争战。有时离开一场谈话就是争战。有时改变一个习惯就是争战。有时决定不再前往某个地方就是争战。我们绝不该把不必要地暴露在试探之中，误认为是属灵成熟的表现。智慧不会问：“我能靠得多近而不跌倒？”智慧问的是：“既然神已吩咐我逃避，我为何还要继续站在它旁边？”

这个原则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并不相同。有人可能遇到某样事物却不受到明显的试探，而另一个人则清楚知道，同样的环境会唤醒一个他一直挣扎着要降服的胃口。属灵的成熟，意味着我们变得足够诚实，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是脆弱的。我们不再按照别人能承受什么来设立自己的界限，而是按照什么能保护自己与神同行的关系来设立界限。界限并不总是软弱的证明；有时界限恰恰证明了我们终于变得足够有智慧，明白自己的软弱所在。

箴言4:23（和合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保守”的意思就是看守。我们看守贵重的东西，因为我们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夜里锁好家门，用密码保护银行账户，教导孩子不要与陌生人交谈，然而有时我们却让自己心灵的门户完全不设防。我们几乎让任何东西都能透过眼睛和耳朵进来，然后却对自己的思想为何变得难以控制感到困惑。属灵的界限体认到：凡是反复进入我们里面的，终将影响我们。

有些谈话是门户。八卦可能成为通往猜疑与分裂的门户。持续的批评可能成为通往讥诮的门户。反复谈论一件冒犯之事，可能成为苦毒不断增长的门户。有些关系是门户，因为每当我们与某些人相处，我们的信念不但没有变得更坚定，反而变得更薄弱。有些娱乐成为门户，因为它把圣经吩咐我们抵挡的事，变得司空见惯。有些数码上的胃口成为门户，因为起初不过是偶尔的好奇，最终却变成一种支配我们注意力与想象力的模式。甚至反复出现的念头，也可能成为门户，当我们持续容让那些与神所说相悖的想法在心中盘桓时。

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因为答案并不是对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恐惧。基督信仰不是一种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属灵界限的目的不是恐惧，而是分别为圣。我们看守自己的心，不是因为黑暗比耶稣更强大。我们看守自己的心，是因为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是宝贵的。我们正在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纯洁、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呼召、我们属灵的敏锐度，以及我们清楚听见神声音的能力。界限并不只是关乎我们试图避免什么，也关乎我们试图保存什么。

这在家庭中格外重要。约书亚说出了圣经中最有力的宣告之一，他在约书亚记24:15（和合本）中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约书亚是在确立他全家的属灵身份。他不只是宣告自己个人所信的，他是在确立他的家要事奉的对象。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最终都必须作出类似的决定。什么会成为我们家中的常态？我们要庆祝什么？我们要拒绝什么？我们要如何彼此说话？我们的孩子会听见我们如何谈论

教会、领袖、其他信徒，以及彼此？什么会透过我们的电视、手机、音乐、书籍与谈话进入我们的家？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塑造这个家的气氛？

父母无法掌控孩子将来会做的每一个决定，但只要神仍把孩子托付在我们手中，我们就有责任去牧养他们成长的环境。我们不能一边祷告求世界不要牧养我们的孩子，一边却给世界无限的权限去牧养他们。算法在牧养他们。娱乐在牧养他们。友谊在牧养他们。社交媒体在牧养他们。音乐在牧养他们。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正被影响，而在于是谁、是什么，被允许最深地影响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恐惧中养育孩子，或试图让他们与每一个信念不同的人隔绝。我们的孩子终将必须知道，如何在一个不认同他们信念的世界中站立得住。但教导孩子如何在黑暗中站立，和让黑暗不受限制地去塑造他们，两者是不同的。合乎圣经的教养，既需要保护，也需要预备。当他们还在成长时，我们为他们设立界限，同时也教导他们这些界限为何存在，好使这些信念最终成为他们个人的信念，而不仅仅是父母的规条。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婚姻。我们不能容让怨恨在我们的婚姻中租下一个房间，然后当它开始影响其他每一个房间时又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持续使用无礼的言语，却期望亲密关系依然健康。我们不能一边与他人保持秘密的谈话，一边又祷告求夫妻之间的信任增长。我们不能反复翻旧账，重提彼此的过失，却期望恩典能够蓬勃发展。总有一个时刻，丈夫与妻子必须愿意一同说：“这或许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家，但它没有权利留在这里。”

或许怒气曾经进来。它不必留下。

或许不信任曾经进来。它不必留下。

或许色情内容曾经进来。它不必留下。

或许财务上的恐惧曾经进来。它不必留下。

或许批评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它不必留下。

或许祷告已从家中消失。它可以回来。

或许敬拜已经消失。它可以回来。

或许亲密的情感已经冷淡。神能够恢复它。

问题不只是什么已经进来，问题是：我们愿意继续给什么留地步？

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口变得刻意谨慎，因为我们的言语有助于营造这个家的气氛。我们应当谨慎，不要不断对着我们正求神恢复的处境说出死亡的话语。诚实地承认一个问题，和不断宣告绝望，两者是有分别的。我们或许需要说：“我的孩子正在挣扎”，但我们应当谨慎，不要从这个事实滑向：“我的孩子永远不会事奉神。”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婚姻正处在一个艰难的季节”，而不必宣告：“我们的婚姻永远撑不下去。”我们可以承认：“我在情绪上正经历挣扎”，而不必让这挣扎变成我们永久的身份。我们要诚实说出争战的实情，同时继续认同神对我们将来所说的话。

在这里，我们必须愿意问一些困难的问题。有什么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神一直在为此责备我们的？有哪些谈话，一贯让我们的灵比先前更加低落？有哪些关系，反复削弱我们的信念？有哪些数码习惯，正在塑造我们的想象力？有什么冒犯，是我们不断喂养的？有什么隐秘的胃口，是我们一边求神除去，一边却在保护的？我们正在自己家中营造什么样的气氛？当我们不在教会时，我们的孩子透过观察我们，正在学到关于基督信仰的什么？

这些问题的目的不是要产生定罪，而是要产生分辨力。神显明一扇敞开的门，是因为祂要我们把它关上。责备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把领土交还给祂。

当神显明一个领域时，我们的回应不该是讨价还价。我们应当愿意说：“不再留地步。”

不再给苦毒在我心里留地步。不再给情欲在我的私生活中留地步。不再给不断的批评在我的婚姻中留地步。不再给无礼在我们的家中留地步。不再给那些不断把我拉离神的关系留地步。不再给那些喂养我正在祷告对抗之事的娱乐留地步。不再让恐惧决定我如何谈论我的孩子。不再让昨日的一次冒犯掌控我今天的顺服。

这就是当顺服变得实际可行时，抵挡所呈现的样子。我们不只是对着黑暗呐喊，我们正在挪走它的座位，正在关上那扇门，正在拒绝继续提供领土，让它可以从影响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只是对着黑暗呐喊，我们正在挪走它的座位，我们正在关上那扇门。

然而，关上门只是这场争战的一部分。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中的教导，把我们带向更深之处。一栋房子不能只是被清空，它必须完完全全属于那正确的权柄。属灵争战不仅仅是除去错误的东西，它更是要与那正确的事物结盟。

这带我们来到这整堂课或许最核心的原则：

属灵争战是一场认同之战。

反思与书写

我是否在某个应当完全属于神的领域中，给了仇敌“地步”？想一想我们的谈话、娱乐、数码习惯、关系、苦毒、怒气、不肯饶恕、骄傲、恐惧，以及我们家中的气氛。我们是否一边守护一个通道，一边却在为脱离从中而来的一切祷告？

第三部分

认同之战：分裂的家不能站立

03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马太福音 12:25（和合本）

当耶稣医治那又瞎又哑的人时，这神迹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开始问：“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法利赛人目睹了完全相同的神迹，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别西卜的能力赶鬼。同一个神迹摆在两群人面前，他们的解读却完全不同。这提醒我们，我们所看见的，往往受到我们借以观看的那副镜片所影响。一颗充满信心的心能够认出神的作为，而一颗被骄傲、冒犯、传统或不信所塑造的心，却能站在同样的证据面前，作出截然不同的解读。正因如此，属灵争战不仅仅关乎周遭发生了什么事，也关乎我们如何解读周遭所发生的事，这本身也是一场争战。

耶稣回应法利赛人时，确立了一个远远超出他们指控的原则：“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分裂最终会带来毁灭。一个国度不能持续与自己争战，还能维持强盛。一座城不能不断地自我撕裂，还能繁荣兴旺。一个家庭不能持续地内讧，还能保持健康。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个人的属灵光景。我们不能持续活在自相矛盾之中，却期望经历属灵的稳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说的、我们如何生活，以及我们所事奉的对象之间，终究必须彼此相合。

正因如此，属灵争战是一场认同之战。仇敌希望我们的口与我们的信仰不合。它希望我们的习惯与我们的祷告不合。它希望我们的私生活与我们公开的敬拜不合。它希望我们星期一的决定，与我们星期天的宣告相矛盾。它希望我们朝一个方向祷告，却朝另一个方向行走。这分裂不必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它只需要制造出足够的矛盾，最终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变得不稳定。耶稣说，一个分裂的家不能站立，而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分裂正发生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真心爱神，同时仍在一些尚未与祂完全认同的领域中挣扎。我们可以来到教会，真诚地敬拜，同时私底下仍在与把我们拉向另一个方向的胃口摔跤。我们可以祷告说：“神啊，我要你的旨意”，同时里面另有一部分持续地说：“但我仍然想要这个。”我们可以在理智上相信神的话，同时我们的情绪却不断向我们传讲别的信息。挣扎本身并不使我们成为假冒为善的人；每一个信徒都经历肉体与圣灵之间的冲突。危险来自于，当我们不去把这矛盾带向降服，反倒开始接受它为常态，我们就不再为认同而争战。

加拉太书5:17（和合本）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圣经并没有假装这内在的冲突不存在。我们肉体中确实存在一些欲望，天然就不会认同圣灵所渴望的事。因此，属灵的成熟并不是达到一个再也感受不到另一股拉力朝错误方向拽的地步。属灵的成熟是指，当这些彼此竞争的欲望出现时，我们知道该让哪个声音得着我们的认同。我们不必因为感受到某种情绪，就必须认同它。

这个区分极其重要。感受到某件事，与认同它，是两回事。一个恐惧的念头可以进入我们的脑海，却不必成为我们的自白。愤怒可以升起，却不必成为我们的主人。试探可以出现，却不必变成顺服它。灰心可以拜访我们，却不必成为我们的身份。一个指控可以进入我们的思绪，却不必成为我们的结论。我们或许无法总是掌控哪个念头率先进入脑海，但藉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决定是否要给那念头一个永久的居所。

仇敌深知认同的能力。如果它能说服我们长期认同一个谎言，最终我们就会开始活得仿佛那谎言是真的。如果我们持续认同“事情永远不会改变”这个念头，最终我们就会停止期待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祷告不重要，最终我们就会停止祷告。如果我们认同我们的婚姻已经无法挽回，最终我们就会停止在复兴上摆上心

力。如果我们认同我们的孩子已经离神太远，最终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可能会变得软弱无力。如果我们认同自己将永远被某种胃口所辖制，我们可能就会停止抵挡它。仇敌想要的不仅是引入一个谎言，它更想要我们透过认同，在这谎言上签下我们的名字。

这为我们贯穿整堂课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其只问：“我在与什么争战？”我们还必须问：“我在认同什么？”有时我们花费多年与某样事物争战，却仍在自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中持续认同它。我们向神求自由，却不断用我们捆绑的名字来描述自己。我们向神求一个不同的未来，却持续说话，仿佛昨天已经决定了明天。我们祷告求神改变某事，然后接下来一整周都在认同这件事无法改变的每一个理由。

阿摩司书3:3（和合本）问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在原本的上下文里，阿摩司强调的是同行需要同心。若把这应用为一个属灵原则，认同会影响方向。我们持续认同的，将会影响我们行走的方向。当我们认同恐惧时，恐惧就开始伴随我们的决定。当我们认同苦毒时，苦毒就开始影响我们解读他人的方式。当我们认同被冒犯的感受时，那被冒犯的感受就开始过滤我们的谈话。当我们认同绝望时，绝望就开始解读我们的未来。但当我们让自己与神的话认同时，信心就开始改变我们看待同样处境的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现实。合乎圣经的信心，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如果我们的婚姻正在挣扎，与神认同并不要求我们假装一切美好。如果我们的孩子远离神，信心并不意味着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在经济上挣扎、生病、受伤、失望或恐惧，我们不必对自己的处境说谎。信心说出争战的实情，同时不容让这争战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真理。我们可以说：“这很艰难，但神信实。”我们可以说：“我的孩子正在挣扎，但我会继续祷告，继续相信。”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婚姻需要医治，但我们不会认同分裂。”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所看见的，同时仍降服在神所说的话之下。

承认一种处境，和认同它的结论，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承认某事令人痛心，却不认同我们永远不会痊愈。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失败了，却不认同我们是失败者。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正遭受攻击，却不认同仇敌将会得胜。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孩子正在挣扎，却不认同他们目前的季节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家正经历紧张，却不认同分裂有权留在其中。仇敌希望我们的处境变成结论，而信心却拒绝在神可能仍在书写这故事的地方，画下句号。

这在我们言语上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口常常显露出我们的认同究竟落在何处。雅各书3:10-11（和合本）说：“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雅各揭露了用同一张口既祝福又咒诅的矛盾。我们应当省察，我们所说的话是否与我们所宣认的信仰相合。我们不能一边不断求神赐我们信心的声音，一边又用同一个声音散播八卦、指责、讥诮、恐惧与绝望。

我们的家庭迫切需要这一点。想象一下这个矛盾：我们站在教会里歌颂神的信实，孩子们在家中却从我们口中听不到别的，只有负面的话。想象一下，我们要求孩子相信神，他们却不断听见我们说话，仿佛神无法供应一切。想象一下，我们教导他们要尊重教会，他们却不断在餐桌上听见我们批评信徒和领袖。想象一下，我们告诉他们祷告大有能力，他们却从未在教会以外看过我们祷告。我们的孩子学习基督信仰，不只是透过我们所教导的，也透过他们在我们身上所观察到的。

这一点在信息中借着格雷丝姑姑和休伯特叔叔的故事被生动地阐明。在一段长时间的禁食之后，全家人围坐在摆满食物的桌前。然而，他们没有急着开始用餐，祷告对他们来说是如此自然，以致感恩的祷告延续成了长长的祷告，食物最终变凉了。这个故事的意義，不在于每一个家庭都应该祷告到晚餐变凉，而在于

他们的私生活与他们公开的信仰彼此相合。祷告并不是留给教会四面墙内的东西，它就活在餐桌上。他们与神的关系，不仅仅是他们公开展示的东西，它塑造了这个家的整体氛围。

这正是我们应当渴望的那种认同。我们希望我们的私生活与我们公开的敬拜相合。我们希望在教会里是基督徒，在家里也是基督徒。我们希望配偶在我们身上所遇见的那个灵，与人们在我们敬拜时高举双手时所看见的是同一个灵。我们希望孩子知道，他们星期天所看见那位敬拜的人，与他们星期一早晨所遇见的，是同一个人。真实的基督信仰不要求完美，但它确实要求真诚一致。当我们跌倒时，我们悔改；当我们说错话时，我们道歉；当我们发脾气时，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不能一边公开塑造一个宗教的形象，一边私下守护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

仇敌最喜欢的正是相反的情况。它希望我们的祭坛看起来属灵，家里却充满怒气。它希望我们在教会里显得有耐心，对待家人却很苛刻。它希望我们公开谈论恩典，私下却拒绝饶恕。它希望我们在敬拜中举起双手，私底下却在喂养那正摧毁我们属灵敏锐度的胃口。它希望有一个分裂的家，因为耶稣早已告诉我们，分裂的家最终会怎样：它们无法站立。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一边持续活在属灵的矛盾之中，一边指望赢得属灵的争战。我们不能朝一个方向祷告，却蓄意朝另一个方向行走。我们不能一边不断宣告自由，一边又认同捆绑。我们不能一边不断向神求眼光，一边又选择那些使我们属灵失明的事物。我们不能一边求神恢复我们的声音，一边却用违背祂应许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口。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祷告、言语、习惯、关系与决定，必须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目标不仅仅是停止认同黑暗，我们必须主动与神建立认同。与神建立认同意味着：当恐惧说“没有出路”时，我们把这念头带到神所说的话之下；当羞耻说“你的过去定义了你”时，我们把这指控带到神恩典的真理之下；当仇敌说“你无法改变”时，我们记得藉着耶稣基督，改变是可能的；当灰心说“不要再为你的家人祷告了”时，我们继续祷告；当肉体说“妥协会更容易些”时，我们选择顺服。与神的认同，不仅仅是理智上相信的东西，它要透过我们的选择被彰显出来。

正是在这里，信息中的那句话变得如此有力：不要再对你的捆绑客客气气。有些事我们容忍，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与它们共存。我们管理它们，为它们辩解，为它们重新命名，有时甚至围绕着它们来建立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说：“我天生就是这样”，而神可能正在说：“那正是我想要改变的。”我们说：“我们家的人都有脾气”，仿佛世代的重复能给愤怒留下的权利。我们说：“我一直都很消极”，或“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挣扎”，渐渐地，我们的过往就成了我们持续认同的借口。

总有一个时刻，属灵的抵挡要求我们变得果断。我们必须停止与那正在破坏我们未来的事物讨价还价。我们必须停止把捆绑当作一个永久的室友来对待。我们必须停止与一件神呼召我们抵挡的事讲和。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属灵上站立起来，说：“我不会再认同这件事了。”

我不会认同“我的家人无法得救”这个谎言。我不会认同“我的婚姻无法医治”这个谎言。我不会认同“我的过去已永久取消了我的资格”这个谎言。我不会为我的孩子认同恐惧。我不会仅仅因为我真的受了伤，就认同苦毒。我不会仅仅因为试探不断出现，就认同情欲。我不会仅仅因为答案还没有来到，就认同灰心。我不会仅仅因为我明白神正在做什么，就认同神已经离弃我这个指控。

我们的家庭需要这样的时刻。一个家庭应当能够一起建立起属灵的共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主。我们或许会面对争战，但我们同意耶稣是这个家的主。我们或许会有分歧，但我们同意分裂不会成为我们

的文化。我们或许会发怒，但我们同意愤怒不能掌控这里的气氛。我们或许会犯错，但我们同意悔改与饶恕永远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我们的孩子或许会挣扎，但我们同意会继续为他们祷告，爱他们，教导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宣讲神的话。我们或许会经历财务的压力、疾病、失望，以及我们从未预料到的季节，但我们同意，环境不会取代神，成为定义我们未来的权柄。

认同并不代表争战会立刻消失，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决定，争战的哪一方将得到我们的合作。

这带我们来到属灵争战的另一个关键层面。一旦我们与一个谎言断绝了认同，我们就不能仅仅留下一个空白。马太福音12章中的那个人，并非只是被除去了某些东西。耶稣恢复了捆绑所夺去的一切。那不能看见的人看见了，那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了。

合乎圣经的自由，不仅仅是关乎除去，它更是关乎恢复与替换。

我们不只是除去恐惧，我们要用信心来取代它。

我们不只是拒绝谎言，我们要用真理来取代它们。

我们不只是离开孤立，我们要走进敬虔的群体。

我们不只是使消极的自白沉默，我们要学习说出神的话。

我们不只是拆毁营垒，我们要用真理来建造我们的心思。

属灵争战不只是把某样东西打倒，它更是用某样与神认同的东西，来取代原本占据那里的事物。

属灵争战是一场认同之战。

反思与书写

我一直在认同什么？我们是否反复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例如：“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家人永远无法复原”“我的孩子已经走得太远了”，或“我祷告根本不管用”？这些结论中，究竟有哪一个真正与神的话相合？

第四部分

拆毁营垒：当伤痛变成世界观

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哥林多后书 10:4-5 (和合本)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身处一场争战之中，但他立刻针对我们所使用的兵器作出一个重要的区分：“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换句话说，属灵的争战无法靠属肉体的兵器赢得。愤怒不是属灵的兵器。操控不是属灵的兵器。讽刺挖苦不是属灵的兵器。控制不是属灵的兵器。戏剧化的表演不是属灵的兵器。我们的个性不是属灵的兵器，我们的固执也不是。我们可以在肉体中非常用力地争战，却在属灵上收效甚微，因为我们正拿着错误的兵器，去对付错误的敌人。

这在我们的家庭中尤其重要，因为有时我们与站在眼前的那个人争斗，却没有分辨出正在影响这段关系的属灵压力。夫妻双方可能花费数小时彼此争吵，却从未察觉到正试图进入他们婚姻的分裂势力。父母可能对孩子怒火中烧，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对抗孩子的行为，却几乎不注意那正试图塑造孩子内心的种种影响。我们可能在教会里与人争斗，却从未去面对那正在毒害这段关系的指控、冒犯、猜疑或骄傲。我们甚至可能耗费多年与自己争斗，只因我们相信了一个关于自己身份的谎言。保罗提醒我们，如果这场争战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兵器就永远不够用。

保罗接着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兵器“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营垒不仅仅是昨天进入我们脑海的一个坏念头。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某种被筑垒、被确立、被加固、被防守的东西。在属灵层面，有些思维方式能在我们里面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开始影响我们解读周遭一切事物的方式。一个念头变成一种模式，模式变成一种假设，假设变成一种信念，最终这信念就变成了我们观看整个人生的镜片。

正因如此，提斯代尔牧师的那句话才如此重要：“要小心，不要让你的伤痛变成你的世界观。”

要小心，不要让你的伤痛变成你的世界观。

伤痛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世界观则是我们借以解读持续发生在我们身上之事的那副镜片。危险在于，我们过去某件痛苦的事，可能会变成我们解读现在、预测未来的过滤器。那最初的伤痛或许是真实的。所发生的事，或许确实是错误的。我们或许曾被背叛、被抛弃、被拒绝、被亏待、被令人失望，或被人利用。基督信仰并不要求我们否认那份痛苦。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昨天的伤痛变成今天的镜片。

举例来说，也许有人在生命早期经历过被弃绝。伤痛说：“一个我信任的人离开了我。”这可能完全属实。但当这伤痛变成一种世界观时，结论就变成了：“我所爱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会离开我。”如今，过去不再只是曾经发生的事，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每一段关系都透过被弃绝的镜片被解读。如果有人比平常晚一点回复讯息，恐惧立刻说他们正在疏远你。如果一位朋友变得忙碌，心思立刻假设这是拒绝。如果配偶在争执后需要一些空间，伤痛就开始传讲：“又来了，他们也要离开了。”原本只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如今却变成了解读那些可能与最初伤痛毫无关系的经历的镜片。

也许有人曾被背叛。那件事是真实的，但如果背叛变成了一种世界观，结论就变成了：“没有人可以信任。”如今，无辜的人开始为别人所做的事付出代价。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拒绝再变得脆弱，但最终我们为了挡住痛苦而筑起的墙，也同时把健康的关系挡在了外面。我们可能称之为智慧，实际上却是恐惧披上了智慧的外衣。这营垒开始为自己辩护，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再信任了。永远不要再敞开自己了。永远不要再让任何人靠得够近，可以再次伤害你。”

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财务方面。也许有人曾在钱财上被操控或被利用。这个伤痛最终可能变成一种世界观，说：“每当有人谈到慷慨给予，他们都是想利用我。”如今，这个人不再按照真理与智慧来评估每一个处境，一切都透过过去所发生的事来解读。一个过去的伤痛获得了凌驾于当下顺服之上的权柄。

正因如此，医治并不仅仅是忘记曾经发生的事。医治涉及拒绝让曾经发生的事，成为解读接下来一切事情的权柄。

我们的伤痛值得怜悯，但它们不配掌权。

耶稣必须仍然是我们借以解读自己生命的那位主。

保罗接着告诉我们要“将各样的计谋”攻破。这一点极有能力，因为我们的心思有能力拿有限的信息，构建出一整个现实。某件事发生了，我们立刻开始填补那些缺失的细节。有人发来一条简短的信息，我们就假设他生气了。有人在教会里没有和我们握手，我们就开始怀疑他是否对我们有意见。有人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回应，我们的心思就开始编织一个故事来解释原因。不用多久，我们就为某件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感到愤怒、受伤、焦虑或被冒犯。

一个计谋（意念）不总是从完全虚假的事物开始的。有时只是一小片信息，我们却把它推展到远超它所能承载的地步。我们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就说：“我总是做出可怕的决定。”我们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关系，就说：“没有人会爱我了。”我们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季节，就说：“我的人生永远都会是这样。”我们在事奉中经历了一次失望，就断定：“神无法使用我。”一个瞬间变成了一种模式，模式变成了一种身份，身份变成了一种关于未来的预言。

我们必须学会认出自己的心思何时在把处境灾难化。一次失误不是我们的身份。一次拒绝不能决定我们的价值。一次失败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一个糟糕的季节，不代表每一个季节都会很糟糕。一个艰难的篇章，不能授权我们去书写整个故事的结局。

正因如此，保罗不是叫我们与这些计谋谈判协商，他说要把它们攻破。

有些念头不配再获得一次会面。

有些指控不配再获得一次解释。

有些恐惧不配再占用我们一个晚上的注意力。

有些想象出来的对话不配再让我们花上一个小时去反复排演。

有些我们所下的结论，因它们已经高举自己超过了神所说的话，需要被拉下来。

保罗描述了“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所谓“ 自高之事 ”，就是那些试图凌驾于我们所知道关于神的真理之上的事物。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但恐惧说祂已经离弃了我们。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但羞耻说我们的失败比祂的恩典更大。我们知道神能够恢复，但绝望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神垂听祷告，但失望说没有理由继续祷告。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但另一个念头正试图把自己摆在这知识之上。

这正是属灵争战成为真理之战的地方。我们必须决定，哪个声音在我们心思中得着最高的地位。

不是每一个念头都配得权柄，仅仅因为它很大声。

不是每一种恐惧都配得领导权，仅仅因为它感觉起来很真实。

不是每一种猜疑都能牧养我们的灵。

不是每一段记忆都能成为我们的主人。

最后这一条原则尤其重要，因为记忆可能变得极其有力。十年、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仍能影响我们今天的回应。那记忆本身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但它不必继续掌权。我们可以记得，却不必继续被囚禁。我们可以承认所发生的事，却不必让它决定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目标未必是抹去我们的历史，目标是把我们的历史置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

保罗说，我们要“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请留意这个反转。仇敌想要我们的心思掳掠我们，但圣经却吩咐我们去夺回自己的心思。我们不必成为一切进入我们脑海之事的囚犯。藉着圣灵与神的话，我们能够察验自己的念头，并问：“ 这与耶稣相合吗？这与圣经相合吗？这个念头是在引导我走向信心、真理、顺服与敬虔，还是在引导我走向恐惧、苦毒、指控、试探与绝望？ ”

如果这个念头与基督不相合，我们就不必让它永久居住下来。

这需要纪律，因为念头会因反复而变得更强。一个只被容让一次的念头，或许只是一次试探，但一个被反复容让的念头，可能会开始形成一条路径。最终我们不再质疑它，因为它感觉起来很熟悉。熟悉开始感觉像是真理。我们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 ”，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思考的方式，可能已经被多年来反复认同同一个谎言所塑造。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谨慎自己不断容让什么样的念头进入心思。我们持续容让的东西，最终可能会变成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反复欢迎的念头，正在建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内在架构。如果我们持续容让猜疑，我们就开始活在不信任之中。如果我们持续容让比较，我们就开始活在不满意之中。如果我们持续容让恐惧，我们就开始活得仿佛灾难总在转角处。如果我们持续容让被冒犯的感受，我们就开始活在一个人人都可能变成仇敌的世界里。如果我们持续容让绝望，我们就开始在心中建造一个神已经落败的未来。

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真实。如果我们持续用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真理就开始塑造我们思维的架构。如果我们持续纪念神的信实，感恩就开始挑战恐惧。如果我们持续默想祂的应许，信心就开始影响我们解读处境的方式。如果我们持续把自己的念头带到耶稣面前，我们的心思就能渐渐成为真理胜过指控的地方。

腓立比书4:8（和合本）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模式：“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保罗不只是告诉我们要停止思想什么，他也教导我们，什么应当取代那些不健康的思维模式。合乎圣经的转变，不仅仅是除去一个念头，更是心思的更新。

这对父母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正在形成的思维模式，可能会跟随他们多年。我们必须谨慎自己反复对他们说出什么样的身份论断。孩子不应该在成长过程中一再听到：“你很懒”“你从来做不好任何事”“你是那个难搞的孩子”，或“你永远不会改变”。管教是必要的，但管教应当针对行为，而不该把一时的行为变成永久的身份。说“你所做的是不诚实的”，和说“你是个说谎的人”，两者是有分别的。纠正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反复把一个孩子定义为不负责任，也是有分别的。我们的言语能够帮助塑造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的内在架构。

因此，我们的家应当成为一个用真理面对谎言的地方。当恐惧进来时，我们彼此提醒神的信实。当我们的孩子中有人感到不够好时，我们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不是由比较所决定的。当失败发生时，我们教导悔改，而不制造羞耻。当有人受伤时，我们为医治留出空间，而不让伤痛成为他们的身份。当焦虑升起时，我们一同祷告。当一个谎言开始反复出现时，我们把圣经带进这场谈话中。

有时我们需要就此变得非常具体实际。如果我们的思绪不断说：“我是孤单一人”，我们不应该只是坐在这个念头旁边，任由它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要把它带到基督面前。如果这念头说：“祷告不管用”，我们要继续祷告。如果灰心说：“没有理由再继续禁食了”，我们要拒绝让灰心来决定我们的属灵操练。如果这念头说：“你的家人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要回到神的应许，继续代祷。如果羞耻说：“神因你的过去无法使用你”，我们要用救赎的真理去面对羞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圣经来假装痛苦的情绪不存在。把一个念头夺回来，并不是情感上的否认。有时我们需要祷告、谈话、彼此问责、牧养关怀，或专业协助，作为医治过程的一部分。但无论我们得到什么帮助，最终都应当引导我们走向真理，而不是加强一个谎言。我们正在学习分辨我们所感受的，与我们将容许什么来辖制我们，两者之间的不同。

这场争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仇敌明白，如果它能塑造我们的念头，它就能影响我们的选择。如果它能长期影响我们的选择，它就能开始塑造我们的习惯。如果它能塑造我们的习惯，它就能影响我们的品格与方向。因此，我们生命中一些最伟大的属灵得胜，可能悄悄发生，在无人知晓有一场争战正在进行的时刻，当一个念头进入我们的脑海，而我们没有认同它，反倒说：“不。这与神所说的不相合。”

我们把它攻破。

我们把它夺回。

我们用真理取代它。

然后我们继续前行。

那营垒或许花了多年才建成，有些模式可能需要持续不断的更新，而不是一瞬间就消失。但我们绝不该把一场漫长的争战，误认为是一场无法得胜的争战。保罗说，我们的兵器“在神面前有能力”。营垒能够被攻破，心思能够被更新，伤痛能够被医治，模式能够被改变。恐惧不必永远是我们的世界观。被弃绝的经历不必定义每一段关系。失败不必成为我们的身份。昨天不必成为明天的建筑师。

但要攻破一个谎言，我们必须先知道那能取而代之的真理。

正因如此，属灵争战的下一个层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耶稣在约翰福音8:32（和合本）中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仇敌未必需要足够的能力来压制我们，只要它能说服我们相信一件不真

实的事就够了。从创世记中蛇的那个问题“神岂是真说……？”，到耶稣站在旷野中宣告“经上记着说”，圣经启示我们，属灵争战从根本上是一场真理之战。

在属灵争战变成一场权能之战之前，它往往先是一场真理之战。

反思与书写

我过去的一个伤痛，是否已经变成我观看现在的那副镜片？被弃绝的经历是否教导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离开？背叛是否让我们相信没有人可以信任？失败是否让我们相信我们将永远失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许是真实的，但它是否被赋予了定义接下来一切事情的权柄？

今天有什么念头需要被夺回？找出一个反复带来恐惧、羞耻、愤怒、不安全感、比较，或绝望的念头。我们可以拿哪一节圣经去对付这个念头，好让神的真理成为更大的权柄？

第五部分

经上记着说：赢得真理之战

05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 8:32（和合本）

如果属灵争战是一场认同之战，那么真理就变得绝对不可或缺，因为除非我们知道那与谎言相悖的真理，否则我们无法断绝与谎言的认同。耶稣把自由直接与真理连结起来。祂没有说我们的感受会使我们自由，也没有说我们的处境会使我们自由，甚至没有说单靠一次情感上的属灵体验就能使我们自由。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意味着，仇敌最强大的策略之一就是欺骗。它未必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压制我们，只要它能说服我们相信一件不真实的事就够了。如果一个谎言能塑造我们看待神、看待自己、看待家庭以及看待未来的方式，那么最终这个谎言就能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

我们从圣经最开始就能看见这个策略。在创世记3章，那蛇并没有用身体的力量压制夏娃，它没有抓住她，也没有强迫她吃那果子。它的攻击始于一个针对神所说的话的问题。创世记3:1（和合本）记载那蛇问道：“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揭示了一件至今仍然与属灵争战息息相关的事。最初的攻击，是针对神话语的可靠性与权威性。仇敌在试图改变夏娃的行为之前，先试图改变她与神所说之话之间的关系。

那蛇的策略，是围绕着神的话制造出足够的不确定，使夏娃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神的命令。一旦神的话变得可疑，悖逆就变得合理了。这个模式至今仍然出现在属灵争战中。仇敌持续攻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确立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界限。“神真的说圣洁很重要吗？饶恕真的必须发生吗？我让什么进入我的心思，真的有关系吗？神真的在乎我说话的方式吗？顺服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的身体真的属于神吗？神真的期望我的家事奉祂吗？”这些用词或许世代更迭而有所不同，但这策略始终一脉相承。如果仇敌能使神清楚说过的话显得不确定，最终神所禁止的事，就可能开始显得可以接受。

正因如此，属灵争战往往先是一场真理之战，然后才成为一场权能之战。问题不仅仅在于仇敌是否在攻击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真理知识去认出那攻击。当我们不知道某件事是谎言时，这个谎言就变得格外危险。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如何论到我们的身份，指控就能定义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如何论到纯洁，文化就会替我们下定义。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如何论到婚姻、人际关系、饶恕、慷慨、敬拜与顺服，那么无论哪个声音说得最频繁，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所相信的声音。

正因如此，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这件事才如此重要。耶稣向我们示范了，如何从与父完全认同的立场，去面对属灵的压力。仇敌是在耶稣经过长时间禁食之后来到祂面前的，在祂身体最软弱的时刻攻击祂，然而耶稣并没有凭感受回应。祂没有与撒但展开一场冗长的情绪辩论。祂没有让自己的饥饿、处境或不适，重新定义什么是真理。祂反复的回应，简单而有力：“经上记着说。”

这三个字确立了一道界限。

“经上记着说”意味着我的胃口不能决定真理。“经上记着说”意味着我的处境不能改写真理。“经上记着说”意味着试探无权重新解释真理。“经上记着说”意味着文化没有足够的权柄去修改神所说的话。“经上记着说”意味着，即使我的情绪在诉说着不同的信息，神的话依然是最终的权威。

第一个试探揭示了仇敌如何透过身体的胃口与眼前的需要来攻击我们。马太福音4:3-4（和合本）说：“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确实饥饿。那身体上的需要是真实的。饥饿并非虚构，吃饼本身也并非罪恶。问题在于，耶稣是否会容让一个眼前的胃口，把祂带离父的旨意。

这对我们极其贴切，因为并非每一个试探都始于对某件本质邪恶之事的渴望。有时争战的关键，在于一个正当的欲望是否会变得比顺服更有权柄。渴望被爱是正当的，但这渴望不能把我们带入一段持续把我们拉离神的关系。渴望财务上的安全是正当的，但它不能变成贪婪。渴望被理解是正当的，但它不能在有人误解我们时，成为苦毒的借口。渴望性方面的亲密是神所赐予的，但它必须留在神所设计的界限之内。渴望成功并没有错，但成功不能变得比正直更重要。属灵的成熟意味着，我们的胃口顺服在真理之下，而不是让真理被改写来迁就我们的胃口。

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生命中有比满足每一个眼前的胃口更为必要的东西。我们靠神的话而活。正因如此，禁食本身才成为一项如此有意义的属灵操练。禁食教导我们的肉体：一个胃口可以是真实的，却不必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可以感到饥饿，却仍然说不。同样地，我们可以经历试探，却仍然顺服。我们可以经历愤怒，却仍然饶恕。我们可以经历恐惧，却仍然凭信心行事。我们可以强烈地渴望某样东西，却仍然说：“如果这与神的话和旨意相违背，那么我的渴望就没有最终的表决权。”

这试探也攻击了耶稣的身份。就在旷野受试探之前，父神已经在祂受洗时论到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17）。然后那试探者来了，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攻击直接冲着父神已经宣告过的话而来。神说：“这是我的儿子。”仇敌却说：“如果你是儿子……”这揭示了属灵争战另一个常见的策略：仇敌质疑神已经说过的话，企图迫使我们去证明一件神早已确立的事。

我们许多的争战之所以变得不必要地令人筋疲力尽，是因为我们正试图证明一个本应从神那里领受的身份。我们想要人们肯定我们、认可我们、赞许我们、认同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某处，我们仍在问：“我真的是神所说的那个人吗？”当我们的身份不安稳时，批评就变得难以承受，因为我们需要每个人的认同，才能感到安全。拒绝变得无法承受，因为我们把别人的拒绝解读为我们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证据。比较变得无止无休，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与所有人相比，我们究竟站在什么位置。

但耶稣并没有为了向魔鬼证明自己的身份而行一个神迹。祂不需要撒但对父已经说过的话表示认同。

学习这一点带来了自由。我们不需要仇敌认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理解我们的呼召。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肯定我们的顺服。我们不必赢得每一场辩论，纠正每一个指控，或说服每一个批评者。有些时刻，我们的信心必须单单安息于：神已经说了，祂的话已经足够。

这对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人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正在一个不断要求他们透过外在肯定来确立身份的文化中成长。社交媒体能把身份认同变成一场公开投票。认可透过浏览量、点赞、评论、追随者与反应来计数。比较几乎无法避免，因为我们不断看见别人生活经过修饰的版本。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不会从神那里领受身份，他们必然会到别处寻找身份。而无论什么给了我们身份，最终都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的家应当成为不断加强合乎圣经身份认同的地方。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关于基督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条清单。他们需要明白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属于谁。当信念是从身份认同中生长出来时，它就会变得远远更加坚固。我们追求圣洁，不仅仅因为父母订立了规矩，我们追求圣洁，是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我们看守自己的身体，不是因为身体是邪恶的，我们看守它，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与某些影响力划清界限，不是因为我们害怕这个世界，我们设立界限，是因为我们知

道神呼召我们要成为的样式。

旷野中的试探也揭露了渴求公开肯定的危险。撒但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端，叫祂从那里跳下去，甚至企图引用圣经来进行这个试探。这试探本质上是邀请耶稣制造一场戏剧性的公开展示，以证明祂是谁。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圣经，当它脱离了正确的含义，被用来服事自私的动机时，也可能被误用。仇敌能够引用圣经中的字句，同时仍试图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因此，仅仅知道一些孤立的经文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与赐下这话语的神的关系中，认识祂的话。

耶稣拒绝围绕着壮观场面来建立自己的身份。祂不需要制造一个逼使人们认出祂的时刻。这挑战了我们，因为有时我们想要看得见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我们渴望那个职位、那个头衔、那个平台、那份认可、那段关系、那项成就，或那个机会，因为我们以为它终将证实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然而，一个依赖掌声的身份，永远都对沉默保持脆弱。如果人的赞许给了我们身份，那么人的批评也能夺走它。

第三个试探揭露了另一个策略：捷径。撒但把世上万国指给耶稣看，并以敬拜它作为交换条件，将这一切献给祂。这试探提供了一个终点，却不需要经过顺服与受苦的道路。耶稣来是要建立祂的国度，但仇敌却给祂一个看似类似那终点、却绕过十字架的东西。这提议本质上是：“你可以得到一个看起来像是你所要来的目标的东西，而不必经历顺服所要求的一切。”

我们都将面对捷径。

总会有机会，让我们能藉着妥协神所说的话，来得着我们渴望的东西。总会有时刻，不诚实看似比正直更容易，妥协看似比顺服更快速，离开看似比为复兴而争战更容易，或放弃看似比忍耐到底更容易。仇敌喜爱捷径，因为捷经常常承诺终点，却绕过了神原本要透过这段旅程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种转化。

但有些事，若被强行加速，就会受到损害。

神也许应许了某件事，却没有应许它会立刻发生。应许与成就之间的那段时间，常常正是我们品格被塑造之处。如果我们对那应许变得如此迫切，以致愿意违背神的原则去得到它，那么这应许就已经变得比赐下应许的那位神更重要了。

耶稣拒绝了那捷径，因为祂明白，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所事奉的对象。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宁可失去，也不愿屈膝敬拜。有些机会，我们必须愿意转身离开。有些关系，如果维系它们需要我们妥协自己的敬拜，我们就必须拒绝。有些财务上的机会，其所附带的属灵代价，并不值得付出。有些所谓的成功，如果达成它需要我们变成一个神从未呼召我们成为的人，那其实就是失败。

在每一次的试探中，耶稣都用神的话来回应。

正因如此，圣经不能只是我们听道时所听见的东西，它必须成为我们个人所认识的东西。提斯代尔牧师有力地指出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一本从未打开过的圣经来抵挡，我们不能挥动一把从未拿起过的剑，也不能用一句从未藏在心里的真理，去回应谎言。

诗篇119:11（和合本）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人明白，能够查阅圣经，和把圣经藏在我们里面，两者是有分别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极其容易地接触圣经的世代。我们能在手机里携带数百种译本。我们能在几秒钟内查到任何一节经文。我们能整天不间断地听讲道。然而，接触信息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属灵的塑造。问题在于，神的话是否已经从我们的屏幕，进入了我们的心。

我们在争战之前先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因为压力会显露出我们里面早已被放置的东西。当试探来临时，我们里面所存的东西开始说话。当恐惧来临时，我们里面所存的东西开始说话。当我们的孩子陷入危机时，我们里面所存的东西开始说话。当诊断的结果来临时，当财务的压力来临时，当有人伤害我们时，当我们的婚姻进入艰难的季节时，或当我们在半夜醒来、思绪奔腾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心里到底储存了什么。

正因如此，我们的家庭需要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先有圣经作为根基。我们不该等到孩子受到攻击时才开始教导他们神所说的话。我们不该等到婚姻濒临破裂时，才去发现关于婚姻的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该等到试探变得难以抵挡时，才开始建立信念。我们不该等到焦虑掌控我们的思想时，才开始把圣经藏在心里。我们要在风暴来临之前先建造好，在试探来临之前先把神的话藏好，在欺骗前来寻求认同之前，先学会真理。

每一位信徒都应当为自己反复经历压力的领域，开始培养出属于自己的“经上记着说”式的回应。如果恐惧反复攻击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圣经论到恐惧说了什么。如果羞耻反复攻击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知道圣经论到恩典、救赎，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如果我们的家庭正承受压力，我们需要能坚固我们祷告与决定的经文。如果我们的心思持续朝向绝望移动，我们需要足够坚固的真理，来打断这个模式。目标不仅仅是把字句背诵下来，仿佛圣经是某种魔法公式。目标是要如此深地认识神的话，以致当另一个声音试图重新解释我们的人生时，我们能立刻认出，它与真理不相合。

当仇敌说：“你撑不下去了”，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恐惧说：“神已经忘记你的家人了”，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试探说：“每个人都这样做”，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羞耻说：“你的过去比神的恩典更有力量”，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灰心说：“不要再祷告了”，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文化说：“神的界限已经不再重要了”，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当我们自己的情绪说：“我不想顺服”，仍然必须有一句“经上记着说”来回应。

能力不在于反复念诵一句宗教式的话语，能力在于把我们的思想、胃口、情绪与决定，重新带回神所说之话的权柄之下。

或许，这正是认同之战变得最为实际的地方。每一天都有各种声音在向我们索取认同。我们的情绪在说话，文化在说话，我们的伤痛在说话，朋友在说话，算法在说话，恐惧在说话，试探在说话，我们的过去在说话，仇敌在说话。但在所有这些声音之上，屹立着神的话。

问题不在于是否还会有其他声音说话。

问题在于，哪一个声音将拥有定义真理的权柄。

耶稣在旷野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经上记着说。”

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圣经也向我们启示了一件关于属灵争战出人意料的事。有时，在我们已经顺服神、关上了门、断绝了与谎言的认同、拆毁了营垒，并且站立在神的话上之后，争战并不会立刻消失。有时我们祈求神除去这抵挡，祂却容让部分的抵挡继续存留。

这并不总是意味着我们失败了。

有时，这场争战本身正在训练我们。

士师记3章告诉我们，神刻意把一些仇敌留在这地上，好使那从未经历过争战的一代人，能够学习如何争战。诗篇144篇形容耶和华是那教导我们的手争战、教导我们的指头打仗的那一位。

有些争战，神会拯救我们脱离；但也有些争战，神藉着它来造就我们。

这带我们来到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

不要浪费这场争战。

在属灵争战变成一场权能之战之前，它往往先是一场真理之战。

反思与书写

对于我目前正面对的这场争战，我个人的“经上记着说”是什么？不要等到下一次攻击来临，才去寻找真理。关于我们的婚姻、儿女、纯洁、身份、恐惧、呼召，或将来，我们需要把哪些经文藏在心里？

第六部分

不要浪费这场争战：神如何借着 抵挡训练我们

06

“耶和華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士师记 3:1-2 (和合本)

这段经文中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带进了应许之地，然而祂并没有立刻除去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仇敌。士师记告诉我们，有些外邦民族被留了下来，好让那不曾经历过迦南之战的一代人，能够学习争战。这并不意味着神喜悦以色列受苦，也不意味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场争战都是神直接差来的。但它确实教导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神能够使用抵挡，来培养一些安逸永远无法产生的东西。

我们天生希望每一场争战都立刻结束。祷告时，我们通常祈求除去。“神啊，把这个拿走。改变这个处境。除去这个试探。修复这段关系。开这扇门。医治这伤痛。救我的家人脱离这压力。”这样祷告并没有错，圣经反复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但有时，当答案没有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快速临到时，我们就会灰心，因为我们以为，如果争战仍然存在，必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可能开始质疑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祷告，甚至质疑神的信实。

士师记3章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有时，当我们正祈求神除去这场争战时，神却在教导我们如何争战。

有些关于神的事，唯有当我们的信心被要求在压力之下站立时，我们才能学到。当一切顺利时，我们能够相信神是信实的，但当环境似乎与那应许相矛盾，而我们仍继续相信时，另一个层面的信心就会发展出来。当答案很快临到时，我们能够谈论祷告，但当我们已经祷告了数月或数年，仍然一次又一次回到祭坛前时，一种更深的东西就会发展出来。当没有人深深伤害过我们时，我们能够谈论饶恕，但当我们有一切情感上的理由继续苦毒，却仍选择释放那冒犯时，饶恕就成了一场争战。当试探还很遥远时，我们能够谈论圣洁，但当试探直接站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仍然说不时，信念才真正被确立下来。

有些争战训练我们的手争战。

诗篇144:1 (和合本) 说：“耶和華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争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大卫明白，属灵的能力是学来的。有些事，是神藉着抵挡来教导我们的。我们学会分辨力，因为我们曾遭遇欺骗。我们学会忍耐，因为我们曾经历延迟。我们学会依靠，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力量的极限。我们学会使用圣经，因为我们曾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我们学会祷告，因为曾有一些处境是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我们学会在痛苦中敬拜，因为曾有一些季节，敬拜成了信心的行动，而不是对顺境的回应。

这改变了我们在艰难季节所问的问题。与其只问：“神啊，这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还可以问：“神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在教导我什么？”这场争战正在揭示我祷告生活的什么？它正在暴露我品格中的什么？它正在教导我关于依靠神的什么？什么样的软弱正在显露出来？我正在学习站立于哪一节经文之上？因为被迫使用，什么样的属灵肌肉正在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歌颂苦难。我们不需要称恶为善，也不需要假装痛苦的处境是令人愉悦的。以色列的仇敌依然是仇敌，争战依然是争战。重点在于，一个仇敌不会仅仅因为它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就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神是如此掌权，以致连那与我们为敌的事物，都能成为祂用来培育我们的环境。

使徒保罗对他所称的“肉体上的一根刺”，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哥林多后书12:8-9 (和合本) 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

保罗祈求神除去它。他三次特意求神拿走它。然而神的回答并不是立刻除去，祂的回答是够用的恩典。

这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常常把得胜定义为争战的消失。神有时对得胜的定义不同。有时得胜不是压力消失了，得胜是这压力无法挪动我们。有时得胜不是试探再也没有回来，得胜是试探回来了，而我们仍然说不。有时得胜不是恐惧再也不发声，得胜是恐惧发了声，而我们拒绝认同它。有时得胜不是家庭的问题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胜是这个家在走过这一切时，仍然继续一同祷告。

我们不能把持续的争战，误认为是属灵的失败。

一场争战的存在，并不自动等于神能力的缺席。

保罗仍然有一件他想要被除去的事，但他也拥有足够站立的恩典。有些季节，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不仅仅是把我们从困难中救出来，祂的恩典还在困难之中托住我们。我们发现，即使环境不顺利，我们仍能保持忠心。我们能在不明白的情况下敬拜。我们能在看不见结果的情况下顺服。我们能在似乎毫无动静的时候，继续祷告。

这正是属灵韧性被塑造出来的地方。

或许，我们一直求神立刻除去的一些事，正在教导我们如何每天依靠祂。如果每一次试探在我们一祷告就立刻消失，我们可能永远学不会抵挡。如果每一次祷告都立刻得着应允，我们可能永远学不会坚持。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变得难以承受之前就已经消失，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神的恩典能托住我们到多深的地步。

有些争战教导我们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6:13（和合本）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有时，在我们已经祷告、顺服、悔改、禁食、饶恕、设立界限、说出神的话，并做了我们所知道一切当做的事之后，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出人意料地简单的命令：站立。

不要后退。

不要把神已经赐给你的领土拱手让出。

不要重新打开你已经关上的那扇门。

不要回到神已经救你脱离的那段关系中。

不要回到你已经降服的那个胃口中。

不要仅仅因为持守一个信念变得困难，就放弃它。

不要仅仅因为答案比预期的更久，就停止祷告。

不要仅仅因为你还看不见神在做什么，就停止为你的孩子相信。

站立。

明白并非每一场争战都需要一个新的策略，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属灵成熟。有时我们早已知道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而这场争战不过是：我们是否会继续去做它。仇敌很乐意耗尽我们的力气，直到我们把延迟重新解读为拒绝，把抵挡重新解读为顺服无效的证据。但总有一些时刻，我们最大的争战行动，就是继续做昨天神所吩咐我们今天该做的事。

正是在这里，提斯代尔牧师的那句话变得如此实际：“不要浪费这场争战。”

不要浪费这场争战。

如果我们正在经历一件艰难的事，我们应当带着对神更深的认识，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带着不同的祷告方式，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带着更坚固的信念，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带着从前不曾如此深藏在心里的经文，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带着对其他挣扎之人更多的怜悯，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明白哪些门必须继续关闭，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能更快认出属灵的压力，从中走出来。我们应当学会如何站立，从中走出来。

我们不应该与同一场争战搏斗了十年，却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恐惧反复攻击我们，我们就应该成为研究圣经如何论到恐惧的学生。如果我们的婚姻反复承受压力，我们就应该刻意成为合乎圣经的婚姻、饶恕、沟通、谦卑与盟约的学生。如果我们某个孩子正在属灵上挣扎，我们就应该学习如何代祷，而不仅仅是惊慌失措。如果试探反复透过同一扇门接近我们，最终我们就应该知道那扇门在哪里，并在它周围建立更坚固的界限。

不要让你的习惯变成藏身之处。

有时我们说：“这只是我一直在挣扎的事”，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慢慢变成停止抵挡的许可。承认一个软弱，和为它建造一座房子，是有分别的。我们可以说：“这是我必须持续保持警醒的领域”，而不必说：“这将永远辖制我。”争战或许会持续，但我们回应这争战的方式应当更加成熟。

也许起初试探令我们措手不及，最终我们应当能认出它。

起初我们可能在明白那模式之前就已跌倒，最终我们应当能认出那模式。

起初我们可能需要别人提醒我们神的话，最终神的话应当开始在我们里面升起。

起初我们可能只知道呼喊：“神啊，帮助我”，最终我们开始说：“经上记着说。”

起初我们可能不知道仇敌正试图把我们带往何处，最终我们能在抵达那终点之前，就先认出那方向。

这就是所谓学习争战的意义。

当我们思想我们的孩子时，这个原则变得尤其重要。我们自然希望保护他们，不让他们经历任何属灵的抵挡，但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养育一群从未经历过属灵抵挡的孩子。我们必须养育出知道当抵挡来临时该怎么做的孩子。终有一天，他们会遇见我们无法替他们除去的试探。他们会听到我们无法为他们过滤的想法。他们会发展出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的关系。他们会经历我们无法阻止的失望。到了某个时刻，

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争战。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孩子周围筑一道墙。我们的目标是把神的话建造在他们里面。

我们教导他们为什么祷告。我们教导他们为什么敬拜。我们教导他们圣洁为何重要。我们教导他们某些界限为何存在。我们教导他们如何认出试探。我们教导他们跌倒时该如何悔改。我们教导他们如何饶恕。我们教导他们如何分辨各种声音。我们教导他们，感受是真实的，但感受不是主。我们教导他们，文化可以改变，而真理不会改变。我们教导他们如何打开自己的圣经，为自己找到一句“经上记着说”。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孩子需要知道的，不能只是“我父母不允许这个”。他们需要能够说：“我不认同这个，因为我属于耶稣。”

那就是当父母的界限，正在变成个人的信念。

因此，我们的家需要的不仅仅是规矩，还需要属灵的语言。我们的孩子应当听见我们谈论，为什么某些事在我们家中不被允许。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变成关于某事是否在技术上算是罪的辩论。有些事，我们只是单纯地认定，对我们的家庭而言在属灵上是不健康的。有些谈话，我们不会让它成为常态。有些形式的娱乐，我们不会带进我们的家。有些说话的方式，我们不会使用。有些态度，我们不会容许它成为我们的文化。

正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说“不”的能力。

我们这个世代歌颂说“可以”的自由，但属灵的成熟，同样也透过我们愿意对什么说“不”而被彰显出来。我们并非只是由我们所走进的那些门来定义的，有时，我们是由我们拒绝进入的那些门来定义的。

有些时刻，我们必须单单地说：

不。不被允许。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

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仇敌比我们更强大。

不是因为我们企图靠规条来赚取救恩。

而是因为我们明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

关于我们的家，有些话我们应当愿意说出来：“不，我们不在这里这样对彼此说话。不，我们不在这里彼此不尊重。不，我们不容许色情内容进入这个家。不，我们不在这里喂养苦毒。不，我们不在这里纵容八卦。不，我们不会让讥讽成为我们家庭的语言。不，我们不会让世界无限制地进入我们孩子的心思。不，我们不会让被冒犯的感受，把我们从基督的身体隔开。不，我们不会让祷告从这个家中消失。”

当一个家庭学会一同说“不在这个家里”，那是何等有力的事。

这样的宣告并不是魔法。这些话语本身并不能创造属灵的权柄。它们的能力，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是一个降服的生命、合乎圣经的信念、实际的界限，以及持续不断的顺服。“不在这个家里”意味着，我们已经决定这个家属于谁，意味着我们不再与每一件敲门的事讨价还价。

约书亚记24:15（和合本）至今仍向我们说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事奉主，既要说“是”，也需要说“不”。

是的，向祷告。

是的，向敬拜。

是的，向饶恕。

是的，向圣经。

是的，向圣洁。

是的，向慷慨。

是的，向问责。

是的，向敬虔的群体。

是的，向悔改。

是的，向神的同在。

而正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些事说了“是”，就必然会有其他一些事，我们必须对它们说“不”。

这就是抵挡如何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危机的一次反应。

最终我们开始明白一件了不起的事：属灵争战不是要我们活在对魔鬼下一步行动的恐惧之中，而是要我们如此完全地降服于耶稣，以致我们清楚知道什么属于我们的生命，什么不属于。我们知道我们事奉谁。我们知道神说了什么。我们能认出仇敌的方向。我们看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领土。我们夺回自己的心思。我们拒绝认同谎言。当抵挡来临时，我们站立得住。

透过每一场争战，神都在教导我们的手争战。

也许我们曾祷告说：“神啊，我为什么还在与这件事争战？”

也许部分的答案是，这场争战正在教导我们一些将来会需要用到的东西。也许我们在这场争战中所学到的，有一天会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婚姻。也许它会帮助我们造就自己的孩子。也许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胜过一场争战，是因为他们看着我们在自己的争战中持守信实。也许有人将学会如何站立，是因为我们能够作见证说：“我知道想要放弃是什么感觉，但我也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所以，我们不浪费这场争战。

我们学习。

我们成长成熟。

我们设立界限。

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坚固我们的家。

我们持续祷告。

我们持续抵挡。

当我们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站立得住。

这带我们回到这堂课最初开始的地方。雅各并没有说魔鬼永远不会靠近我们，他告诉我们的是，当它靠近时，我们该做什么：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属灵争战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沉迷于黑暗，目标是让我们深深降服于神，牢牢地立在真理上，在认同上有分辨力，并对耶稣基督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对任何试图把我们移离祂的事物说：

不。不被允许。不在我的心思里。不在我的婚姻里。不在我的儿女身上。不在我的敬拜中。不在我的未来里。不在这个家里。

我们属于耶稣。

反思与书写

这场争战正在教导我什么？如果神还没有除去这抵挡，透过它可能正在发展出什么样的属灵力量？我们是否正在学习忍耐、分辨力、祷告、谦卑、依靠、界限、饶恕，或对圣经更深的认识？

对于什么，我们需要说“不在这个家里”？在我们家中，有什么已经渐渐变成了常态，而它其实不应该再是常态？愤怒？不尊重？不祷告？不健康的娱乐？持续的负面情绪？孤立？八卦？恐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界限？

第七部分

当耶稣恢复这场争战试图夺去的一切

07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马太福音 12:22（和合本）

现在我们回到那位把我们引进这整堂属灵争战教导的人身上。当他被带到耶稣面前时，有些东西同时影响了他的视力和他的言语。他不能看见，也不能说话。然而当耶稣介入时，马太并没有只是告诉我们，那压制被除去了，马太特别告诉我们什么被恢复了：“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这个人离开这场相遇时，能够做那捆绑曾经阻止他做的事。这为我们描绘出耶稣渴望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美好图画。属灵争战不仅是要把某些坏东西从我们里面除去，神渴望恢复这场争战所影响的一切。如果恐惧使我们的声音沉默，祂要我们再次说出信心的话。如果失望扭曲了我们的眼光，祂要我们再次凭信心看见。如果冒犯伤害了我们的关系，祂要恢复饶恕与健康的连结。如果灰心削弱了我们的祷告生活，祂要我们再次祷告。如果属灵的枯竭使我们的敬拜沉默，祂要我们再次从心底发出敬拜。

有时我们如此专注于我们希望神除去什么，以致忘了问祂想要恢复什么。我们祷告说：“神啊，拿走这个。除去这恐惧。除去这试探。除去这痛苦。除去这攻击。”这些都是合宜的祷告，但也许我们也该问：“神啊，当这一切过去之后，你想在我生命中重新放进什么？”问题不只是“我正试图从什么中得释放？”，还有“我正为了什么而得自由？”神救我们脱离，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变得空空如也。祂救我们脱离，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能再次按照祂的旨意运作。马太福音12章中的那个人得着眼光，是为了能看见；他得着说话的能力，是为了能说话。同样地，当神带领我们走过一场争战时，祂要那些曾受攻击的领域，再次变得有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一段漫长或痛苦的季节之后，我们可能习惯了活在降低的期待之中。我们存活下来了，但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运作。我们仍然去教会，但我们不再做梦。我们仍然祷告，但我们不再期待。我们仍然爱我们的家人，但我们不再相信某些关系能够复原。我们仍然敬拜，但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已经变得戒备。我们熬过了这场争战，但我们的一部分仍然停留在求生存的模式中。耶稣要的不只是我们的存活，祂要的是恢复。

或许仇敌攻击了我们的眼光。曾经，我们能看见各种可能性，但在经历了足够多的失望之后，我们开始只能看见问题。我们曾经看着自己的孩子，想象神能透过他们成就什么，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眼前的挣扎。我们曾经看着自己的婚姻，看见盟约、陪伴与目的，如今每一次争执似乎都在证实，有些东西已经永久破损了。我们曾经带着期待展望未来，如今失望却训练我们预期最坏的结果，好让自己不再受伤。这就是受损的眼光。仇敌未必总是需要让我们完全停止相信神，有时它只是试图让我们停止看见神所能成就的事。

正因如此，保罗在以弗所书1:18（和合本）中祷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需要神不断地恢复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看见眼前所见之外的事物。信心并不否认正在发生的事，但信心拒绝相信眼前所发生的，就是唯一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需要关于我们家庭的恢复的眼光。我们必须能够看着一个正在挣扎的孩子，仍然看见一个神能够触摸的人。我们必须能够看着一段受伤的婚姻，仍然相信神能教导我们如何饶恕、重建与相爱。我们必须能够看着自己的失败，仍然看见一个超越失败的未​​来。我们必须能够看着一个艰难的季节，仍然记得季节会改变。仇敌想在这场争战成为我们的眼光，但神想让祂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眼光。

然而，马太福音12章中的那个人，不只是失去了视力，他也失去了声音。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最终会影响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属灵的眼光被恐惧支配，恐惧最终就会开始透过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绝望，绝望最终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如果我们不断透过羞耻看待自己，我们就会带着羞耻谈论自己。如果我们只透过孩子的过错来看他们，我们对他们说话的语气最终就会反映出失望，而不是信心。仇敌很乐意使我们家中信心的声音沉默。它很乐意让我们停止大声祷告，停止说出圣经，停止祝福我们的孩子，停止鼓励我们的配偶，停止述说我们的见证，并在环境变得艰难时停止敬拜。

但当耶稣恢复这个人时，他再次说话了。也许我们家中也有一些声音需要回来。也许我们需要再次在家中大声祷告。也许我们需要再次开始祝福我们的孩子。也许我们需要再次向配偶说出鼓励的话。也许我们需要再次开始述说我们的见证。也许我们需要再次歌唱。也许我们需要在争战仍在进行中的时候就敬拜，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已解决之后。也许我们需要停止让灰心决定从我们口中说出什么话。

诗篇107:2（和合本）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蒙救赎的人，有话要说。这不是说我们要说出空洞的正面话语，或假装问题不存在。合乎圣经的宣认不是假装，它是使我们的言语与真理相合。我们可以承认：“我正在受伤”，同时也说：“神仍然信实。”我们可以说：“我不明白这个季节”，同时接着说：“但我会信靠祂。”我们可以说：“我的孩子正在挣扎”，而不必宣告我们的孩子永远迷失了。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婚姻需要医治，而不认同分裂有权毁掉它。我们可以承认自己失败了，却不让失败成为我们永久的身份。我们的声音，成为一件与神所说之话认同的器具。

这也是为什么属灵争战需要替换。我们不只是拒绝恐惧，我们还要培养信心。我们不只是停止消极的言语，我们还要学习说出真理。我们不只是除去不健康的娱乐，我们还要用坚固我们灵里的事物来充满我们的家。我们不只是离开不健康的关系，我们还要追求敬虔的群体。我们不只是停止思想破坏性的念头，我们还要用圣经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不只是为不祷告悔改，我们还要开始祷告。合乎圣经的自由，不仅仅是除去某样错误的东西，它更是要建立起某样正确的东西。

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稍后教导了这个原则，祂描述一个污鬼离开一个人，最终回来时发现那房子“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马太福音12:43-45）。问题不在于那房子已经被打扫干净，问题在于那房子仍然是空的。有东西离开了，但没有更大的东西取代它的位置。这应当教导我们一件关于属灵自由的重要事情。基督信仰的自由，从来不是为了造出空荡荡的房子。我们的心被造，原是要被神充满的。

我们的家需要神的同在。我们的心思需要神的话。我们的口需要赞美与真理。我们的关系需要恩典。我们的日程需要祷告。我们的孩子需要门徒训练。我们的婚姻需要属灵的亲密。仅仅说“我们不再这样做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能够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也许愤怒曾经主宰我们的争执，但现在我们正在学习沟通、饶恕、祷告，并谦卑自己。也许全家人曾经各自躲进不同的房间，但现在我们刻意创造彼此连结的时刻。也许我们曾经不加思索地照单全收屏幕上出现的一切，但现在我们已经设立了界限。也许消极的情绪曾经主宰我们的谈话，但现在我们刻意操练感恩。也许祷告曾经只发生在教会里，但现在祷告已经进入我们的家。

这就是属灵的得胜如何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个瞬间。我们不只是试图经历一次神触摸我们的强有力祷告聚会。我们希望神的同在能重塑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的孩子尤其重要。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关于神在教会里所做之事的的故事。他们需要亲身体验，当圣灵影响日常家庭生活时，那是什样子。他们应当看见悔改。他们应当看见饶恕。他们应当听见祷告。他们应当听见圣经。他们应当看见慷慨。他们应当经历恩典。他们应当看着爸爸妈妈意见不合，却不彼此摧毁。他们应当看见我们承认自

己错了。他们应当看着我们按照信念做决定，即使这些决定要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如何用门徒训练取代黑暗。

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孩子他们不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跟随耶稣是什么样子。如果基督信仰最终变成一份被禁止事项的清单，他们最终可能会把圣洁视为限制，而不是关系。他们需要看见，是什么填满了我们的界限所创造出来的空间。我们不只是对世界说不，我们是在对某样无限伟大的事物说是。我们说是，向神的同在；说是，向祷告；说是，向敬拜；说是，向神的话；说是，向健康的关系；说是，向人生的目的；说是，向纯洁；说是，向平安；说是，向那从与耶稣同行而来的喜乐。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属灵争战中，孤立是如此危险。仇敌常常试图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之一，就是健康的连结。当我们受伤、羞愧、灰心或受试探时，天然的反应可能是退缩。我们不再回复讯息。我们不再诚实地交谈。我们不再寻求代祷。我们不再靠近那些可能察觉出事情不对劲的人。孤立说服我们，应当自己独自处理一切，而骄傲告诉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正在挣扎。羞耻又加上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如果人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就会不同。然而，神一再透过基督的身体做工，有些争战，从来就不是要我们独自去打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18:19-20（和合本）中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请留意那个词：同心。仇敌想要的是与谎言的认同，以及与人孤立，而神呼召我们，是要与真理认同，并与祂的百姓连结。有时，属灵争战看起来就是打电话给某人说：“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有时，它看起来就是夫妻在几分钟前还想继续吵架，此刻却牵起手来祷告。有时，它看起来就是父母把手按在孩子身上，为他们祷告。有时，它看起来就是把隐藏的事带到光中，向可信任的属灵领袖求助。有时，得胜是从谦卑到足以承认“我正在挣扎，我不想独自面对这场争战”开始的。

正因如此，仇敌喜爱分裂。耶稣早已告诉我们，一个分裂的家不能站立。如果它能使丈夫与妻子分离，使父母与孩子分离，使信徒与教会分离，使朋友与朋友分离，它就能削弱那些神原本要使之成为属灵力量来源的关系。因此，恢复必须包括重建敬虔的合一。我们要再一次一同祷告。我们要再一次彼此沟通。我们要再一次彼此饶恕。我们要再一次敬拜。我们要再一次彼此信任。我们要再一次打开圣经。我们要再一次聚集。我们要再一次说话，并且我们要开始再一次看见。这正是马太所描绘的画面。那个来到耶稣面前时不能看见、不能说话的人，离开这场相遇时，两样都能做到了。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祂不只是对付那捆绑我们的势力，祂恢复了捆绑试图偷走的东西。

祂不只是对付那捆绑我们的势力，祂恢复了捆绑试图偷走的东西。

或许，那么，最后的问题不该只是：“我需要神除去什么？”我们还应当问：“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在我们的婚姻中，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在我们与孩子之间，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在我们的敬拜中，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在我们的信心中，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失望使什么样的眼光沉默了？恐惧夺走了什么样的声音？灰心埋葬了什么样的梦想？在这场争战中，什么属灵操练消失了？什么关系需要被重建？我们与神同行的道路中，有哪一部分我们只是任由它苟延残喘，而耶稣却渴望恢复它？

我们应当把这些带到耶稣面前，因为那位曾使瞎眼的人看见、使哑巴说话的耶稣，如今仍然能够恢复属灵争战所影响的一切。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眼光，但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声音，但我们能够再次说话。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认同，但我们的家能够再次恢复认同。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祷告生活，但我们能够再次祷告。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敬拜，但我们能够再次敬拜。仇敌或许攻击了我们的家庭，但我们仍然能够一同站立，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

因此，属灵争战不仅仅关乎我们拒绝让什么进入我们的家，它也关乎我们要刻意在家中确立什么。仅仅说“不在这个家里”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确立什么才真正属于这个家。祷告属于这个家。敬拜属于这个家。真理属于这个家。饶恕属于这个家。纯洁属于这个家。信心属于这个家。神的话属于这个家。神的同在属于这个家。我们不只是试图把黑暗挡在外面，我们正在刻意地用神的事物充满我们的家。

归根结底，这正是我们的抵挡所要保护的东西。我们正在保护一个属于耶稣的家。我们正在保护属于耶稣的婚姻。我们正在造就属于耶稣的儿女。我们正在看守属于耶稣的心思、心灵、声音、关系与未来。仇敌不能决定我们家中的气氛。我们的伤痛不能决定它。我们的恐惧不能决定它。文化不能决定它。我们已经作出了我们的认同，我们的认同是与主同在的。

这个家属于耶稣。

反思与书写

在我们家中，什么需要重新活过来？不要只专注于什么必须离开，要问耶稣想要恢复什么。祷告需要重新活过来吗？敬拜呢？家庭灵修呢？沟通呢？信任呢？饶恕呢？与孩子之间属灵的对话呢？为他们将来的信心呢？

结语

藉着顺服来抵挡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各书 4:7（和合本）

我们从一个不能看见、不能说话的人开始这堂课，如今我们已经一路追溯这场争战直到它的根源。属灵争战并不仅仅关乎戏剧化的表现或不寻常的经历，它关乎那试图把我们的生命推向神从未呼召我们前去之方向的压力。它关乎一场围绕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信念，以及最终是我们的认同的争战。仇敌希望我们认同恐惧、苦毒、分裂、试探、羞耻、绝望与指控，而神却持续呼召我们重新与祂的话建立认同。

正因如此，雅各书4:7始终是我们所学一切的根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属灵的权柄始于降服。在我们对抗那试图影响我们的势力之前，我们先把自己置于神的权柄之下。在我们对黑暗说不之前，我们先对耶稣说是。在我们斥责周遭之事之前，我们先让神察验我们里面的光景。当我们的降服变得真实，我们的抵挡就变得有效。

这场争战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懂得如何说出属灵的语言就能得胜，它是在我们的生命开始与我们所祷告的事相合时才能得胜。我们不能一边持续喂养怒气，一边求神在我们家中建立平安。我们不能一边守护试探不断进入的那扇门，一边祷告求纯洁。我们不能一边容让冒犯、骄傲与不肯饶恕安然存留其中，一边求神恢复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能一边让每一个与之竞争的声音无限制地进入孩子的心，一边求神在属灵上坚固他们。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祷告、界限、言语、习惯与决定，必须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正是顺服所结出的果子。顺服使我们生命中那些分裂的领域，重新与神建立认同。

我们的生命中或许有些领域，是神正在要求我们关上一扇门。也许有一些谈话我们需要离开，一些关系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一些习惯我们需要降服，一些思维模式我们需要拆毁，或一些伤痛我们需要停止让它来定义我们的世界观。也许有些我们称之为个性的东西，神正称之为骄傲。也许有些我们称之为分辨力的东西，其实是猜疑。也许有些我们称之为谨慎的东西，其实是恐惧。也许有些我们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正是神想要转变的。

圣灵必须被允许去察验那些地方。

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个过程，因为责备并不是神想要毁灭我们，责备是神拒绝让某个具有破坏性的东西继续隐藏。如果神显明一扇门，祂是在指给我们看，该在哪里把它关上。如果祂揭露一个谎言，祂是在给我们一个机会，用真理来取代它。如果祂揭露苦毒，祂是在邀请我们走向饶恕。如果祂揭露恐惧，祂是在呼召我们走向信心。如果祂揭露我们公开的敬拜与私下的生活之间的矛盾，祂是在呼召我们走向真诚一致。

因此，属灵争战变得极其实际。有时争战是敬拜、禁食、代祷与恳切的祷告。但有时争战也是向配偶道歉。有时是饶恕一个不配得饶恕的人。有时是把手机放在桌上，删掉某样东西。有时是告诉孩子：“我们要改变这个家所容许的东西了。”有时是关掉电视。有时是打开圣经。有时是打电话给某人，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有时是在里面一切都想继续动怒的时候，跪下来祷告。

有时，最有能力的争战，是在没有人呐喊的情况下发生的。

它发生在一个降服的人说：“不再这样”的时候。

不再认同这个谎言。不再保护这个胃口。不再重述这次冒犯。不再对我的家人说出绝望的话。不再让昨日的伤痛定义明日的关系。不再让恐惧的声音比神的话更响亮。不再让试探来告诉我，我是谁。不再让一个指控变成我的身份。

我们已经学到，对付谎言的答案是真理。当耶稣站在旷野中时，祂没有让饥饿、压力、渴望被肯定，或捷径的应许，来决定祂的顺服。祂回答说：“经上记着说。”我们的生命中也需要同样确立不移的权柄。我们必须在压力试图重新解释神的话之前，就先知道祂所说的。我们需要在黑夜的季节来临之前，就把圣经藏在心里。我们需要在试探之前，就先知道真理。我们需要在文化施压要我们妥协之前，就先建立信念。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在另一个声音试图给他们一个不同身份之前，就先认识神的话。

神的话必须变得比压力更有力量。

神的话必须变得比压力更有力量。

当恐惧说我们的家人无法幸存时，我们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当羞耻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已经取消了我们的资格时，我们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当灰心说祷告毫无用处时，我们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当文化告诉我们的孩子，顺服已经过时了，他们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当试探说妥协会让生活更轻松时，我们需要一句“经上记着说”。我们不能挥动一把从未拿起过的剑，也不能用一句从未学过的真理去回应谎言。

我们也必须记住，有些争战可能不会立刻消失。士师记3章教导我们，神容让一代人面对仇敌，好使他们能够学习争战。诗篇144篇说，神教导我们的手争战，教导我们的指头打仗。保罗曾求神除去他的刺，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有些争战神会迅速拯救我们脱离，也有些争战，神会藉着它培养出忍耐、分辨力、祷告、谦卑与依靠。

我们不能浪费这些争战。

如果我们要争战，就让我们从中变得更坚强。让我们更深入地祷告，从中走出来。让我们更明白圣经，从中走出来。让我们带着更清晰的界限，从中走出来。让我们带着更大的怜悯，从中走出来。让我们能更快地认出仇敌的方向，从中走出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打赢我们曾经不知道该如何打的仗，从中走出来。

我们能给孩子最伟大的礼物之一，不是一个没有争战的人生，而是一个忠心的人在争战来临时如何行事的榜样。让他们看见我们在害怕时祷告。让他们看见我们在受伤时饶恕。让他们看见我们在犯错时悔改。让他们看见我们在环境艰难时敬拜。让他们看见我们在情绪不稳定时站立在圣经上。让他们看见我们在界限不受欢迎时，仍然设立界限。

他们需要知道，事奉神不仅仅是在生活轻松时才做的事。

他们需要看着我们站立。

以弗所书6:13（和合本）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有些时刻，站立本身就是得胜。我们祷告了，我们仍然站立着。我们哭泣了，我们仍然站立着。我们失望了，我们仍然站立着。试探又回来了，我们仍然站立着。我们的家庭经历了压力，我们仍然站立着。我们并不明白神所容许的一切，但我们依然顺服。

仇敌本来期望压力会改变我们的认同。

结果，压力反而使它更加坚固。

那就是得胜。

正因如此，以赛亚书54:17（和合本）的应许才如此有力：“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请留意，圣经并没有说，永远不会有兵器被造出来攻击我们。它说的是，那兵器不会得逞。仍然可能会有攻击，仍然可能会有压力，仍然可能会有我们的信心受考验的时刻。这应许不是说，绝不会有事物起来攻击我们，这应许是说，那攻击我们的，没有权柄决定最终的结局。

兵器或许会被造出来，但它们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恐惧或许会兴起，但恐惧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分裂或许试图进入，但分裂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试探或许会再回来，但试探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我们的伤痛或许会发声，但我们的伤痛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我们的处境或许艰难，但我们的处境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神的话拥有最后的发言权。

所以，当压力来临时，我们不必沉迷于仇敌正在做什么。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变成：“神啊，我是否顺服于你？”然后我们才抵挡。我们看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领土。我们关上那些本不该继续敞开的门。我们拆毁各样的计谋。我们夺回自己的心意。我们拒绝认同谎言。我们用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保护我们的家。我们彼此祷告。我们站立。

或许今天，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安定下来的。

我们必须决定，恐惧不会牧养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决定，苦毒不会成为我们婚姻的气氛。我们必须决定，文化对我们儿女的权柄，不会大过神的话。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私生活将与我们公开的敬拜相合。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伤痛不会成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必须决定，试探可以说话，但它得不到我们的认同。我们必须决定，当仇敌质疑神所说的话时，我们的回答依然是：“经上记着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这个家究竟属于谁。

约书亚清楚地作出了这个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家永远不会经历争战，它意味着，我们早已决定，当争战来临时，谁将拥有权柄。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决定，哪个声音将得到我们的认同。它意味着，祷告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敬拜在这里有一席之地，饶恕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圣经在这里有一席之地，纯洁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悔改在这里有一席之地。

地，恩典在这里有一席之地，神的同在也在这里有一席之地。

如果恐惧敲门，它不能拥有这个家。

如果试探敲门，它不能拥有这个家。

如果冒犯敲门，它不能拥有这个家。

如果灰心敲门，它不能拥有这个家。

耶稣拥有这个家。

这是我们的认同。

这是我们的降服。

这是我们的抵挡。

这就是我们站立的方式。

顺服神。抵挡魔鬼。站立在真理上。不给黑暗留地步。拒绝认同谎言。当你做了这一切，就站立得住。

因为这场争战或许是真实的，但我们的神也同样真实。

兵器或许会被造出来，但它不会得逞。

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事奉主。

填空练习

1. 属灵争战始于_____试图把我们推向神未曾呼召我们前去的方向。
2. 我们不_____的，就不会抵挡；我们不抵挡的，最终就会容忍。
3. 根据雅各书4:7，在抵挡魔鬼之前，我们必须先_____于神。
4. 我们的抵挡，果效大小取决于我们的_____。
5. 以弗所书4:27告诉我们：“也不可给魔鬼留_____。”
6. 属灵争战归根结底是一场_____之战。
7.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伤痛变成我们的_____。
8. 耶稣在旷野中用这句话回应试探：“经上_____。”
9. 根据哥林多后书10:5，我们必须把各样的心意都_____，使它顺服基督。
10. 争战的存在，不代表神的_____不在场。

答案（供小组长参考）：1. 压力 | 2. 认出 | 3. 顺服 | 4. 降服 | 5. 地步 | 6. 认同 | 7. 世界观
| 8. 记着说 | 9. 夺回 | 10. 能力

家庭最终挑战

在结束这堂课之前，请以家庭或小组为单位，花几分钟时间，一同找出两件事：一件是我们不再给予认同

的事，一件是我们刻意要在家中确立的事。

也许我们会说：“恐惧将不再得到我们的认同，祷告将在这个家中变得更加坚固。”也许是：“不尊重不会成为我们的家庭文化，饶恕将在这里成为常态。”也许是：“我们不会让世界无限制地牧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将刻意把圣经带进我们的家。”

然后一同祷告，把约书亚记24:15的宣告变成个人的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争战或许仍会继续，但我们的认同已经决定了。

反思与书写

我的私生活是否与我公开的敬拜相合？如果我们的配偶和孩子只能透过观察我们在家中的样子来认识基督信仰，他们会相信基督信仰是什么样子？我们在教会里所是的那个人，与我们的家人每天所经历的那个人之间，是否彼此相合？

如果我们全家真的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会有什么改变？这句宣告本周会影响我们哪些实际的决定？想一想我们的日程安排、娱乐、谈话、人际关系、财务、祷告生活，以及儿女的属灵造就。
